香亭雅談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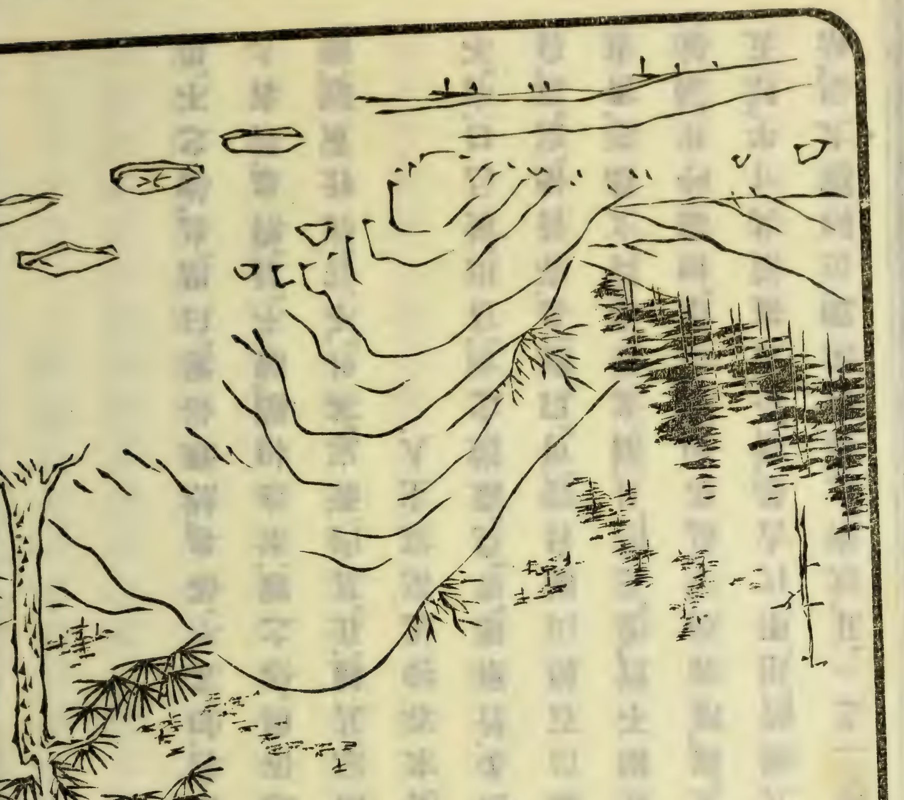
中根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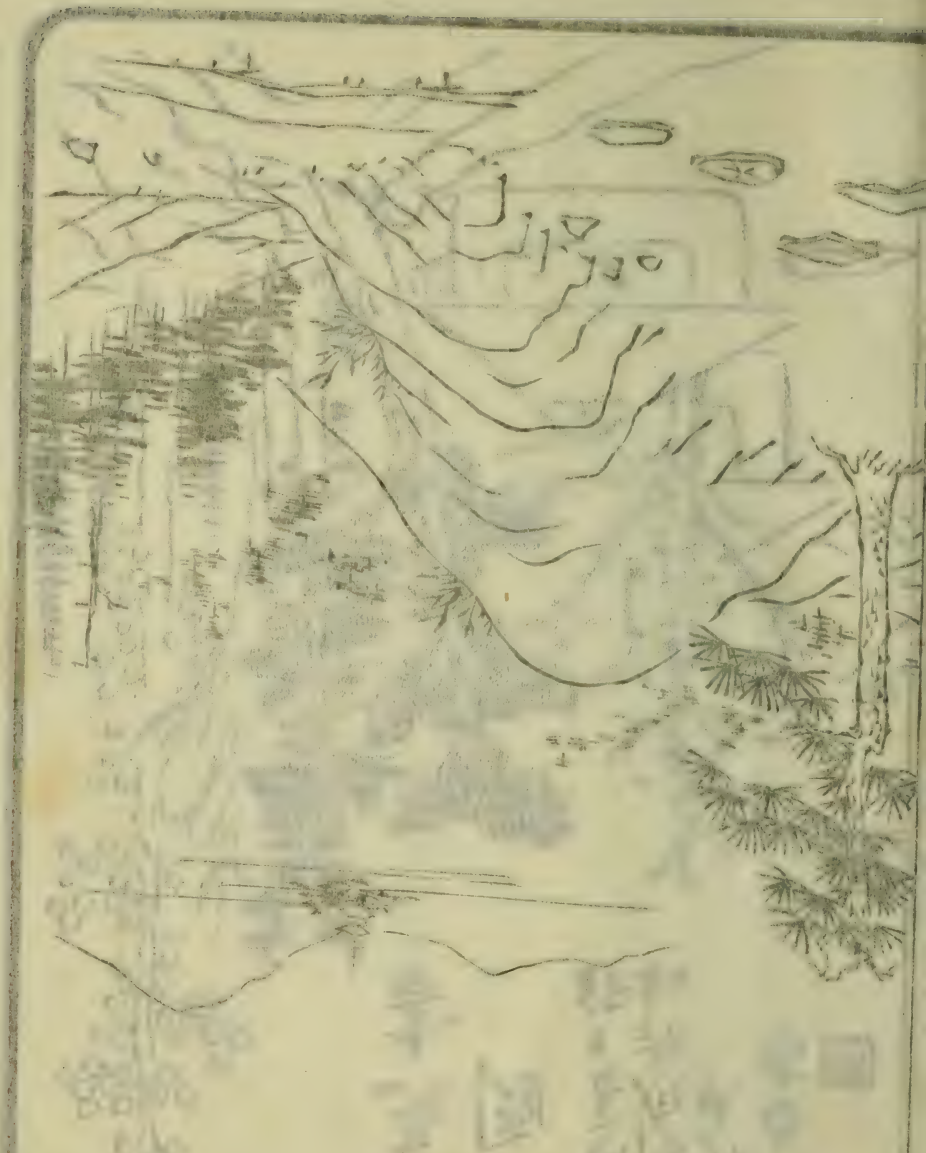
香亭雅談

執紀叢書




迷花書室圖
丙戌夏日雅談刻成作此以代序
香亭





學海曰、所謂雅俗、自其嗜好者言之、彼以爲雅、此以爲俗、同一事也、畢竟可以與同好者道、不可與不同好者語耳、

直言不諱、妙、

敘得有致、

香亭雅談卷上

雅、俗之反也、談以雅名、知其不俗也、然雅俗猶白黑也、物之不黑者、未必皆白、矧雅之俗與俗之雅、形迹相類、誠不易辨也。昔者九方皐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不言牝牡黃驪、雖不能及、吾庶學之、癸未春抄迷花室主人、

古人自題其肖像者甚多、贊辭雖非莫謙傲之別、言出於己口、有不可揜者焉、如石丈山源白石賴山陽自贊、可以觀也、亦嘗使寫眞、自書其上曰、於戲凡骨、知爾不賢、迷花醉月、溺老淫禪、詩文拙惡、書畫奇偏、迂癖成疾、踈懶愛眠、唯箇胸宇、磊落如天、若逢相識、呼作謫仙、

友人片山木仙獲池大雅所用明代古墨、贈余、大縱橫共寸半、厚五分、形成凸字、察畫紋、餘三之一耳、試磨之、墨色深黝、但阿膠大退、殆

不過其飲酒、反罵之、語氣妙似其人、

不適畫用、是可惜也、余以名流手澤之所存、深愛重之、不敢輕用也、

大窪詩佛性嗜酒、寓奚疑塾、日、密以小壺貯酒、時出飲之、一日詩佛外出、北山覘塾、乍見之曰、誰居在我門、用是小胆磁壺、凡好小者、焉足與語天下之大乎、已而詩佛歸、或告之、詩佛怫然復出、頃焉挈一大空罇而至、置之於案上、且買酒少許、注之罇中、而軋軋抽柄、且斟且飲、大聲放言、自此以後、日如是、其狂逸率此類、

龜田鵬齋爲人豪蕩、故其詩風調、不及詩佛五山諸子、而氣象則遠過之、或爲吾誦其一絶、曰、蓬萊會侍群仙宴、醉罵金丹換骨迂、王母怒加我嚴譴、人間降謫作狂夫、是等作、可謂青蓮遺響矣、

韓大年巧雙鉤、其所摹刻、古栢行皇父府君曹全碑等、與宋明善搨無異焉、又多藏古法帖、一夜近隣失火、延燒及其宅、大年擁護法帖、他無所顧、屋宅什具、燼煨無餘、以此晩年大窮困、

此事僕亦載譚海中、今見此、自有詳略、並存反妙

此言極妙、然盡移家去、曰、程是清人、有國禁、曰、渠解國禁、不若在家喫臭豚也、

重田一九始訪太田南畝、南畝延之堂、久而不出、一九謂、人皆言、南畝率直、不飾邊幅、今者如此、人言不足信也、不告而去、他日某樓雅集、一九欲被酒因以詬之、猶豫間、南畝至其前、接膝曰、十返舍先生何曾窘我、一九曰、非吾之窘子也、子之窘我也、南畝曰、否、吾初聞吾子見臨、欲借傾一杯、而近隣杜家債如山、莫為送酒焉、乃欲鬻園中梧桐以中酒價、就工謀之、歸則吾子已行矣、滿座聞之皆噴飯、

程赤城往來于崎㟁二十餘年、至極老不已、人問其故、程曰、家人亦慮吾老而濟海之危、屢諫之、然貴邦之酒、甚適我口、且鹽豉醃菜之美、不能自忘、故不聽而來也、見良齋閑話、

友人海津竹堂獲寫山翁修禊畫幅、傅色精鮮、筆入細微、獨怪畫中物、概皆鶴首、且其所泛酒觴、皆托諸龜背矣、余竊謂、是祝壽作、必有出典、因閲諸書、不有所見也、後問之董青嶸先生、先生曰、往時王侯

盍、曰貴人所囑、不問好歹、唯命之從、

只是記眼前瑣事、反有致、

此等事、人不必記、即記之、不必錄、錄之、不必文、文之一經先生筆、反是有韻致、妙極、

大人、動立無稽之案、命畫史寫之、是亦其類也、翁本寛量、不必屑屑乎典故也、因語曰、翁長子文一、侍某侯宴、侯使作七賢紛鬭圖、文一正色曰、巳曰賢、何紛爭之爲、侯聞之曰、文一氣慨可嘉焉、宴罷、歸語之翁、翁笑曰、汝盍寫七賢皆酒客、豈保其不喧鬭、

余生于江都長者巷、聞舍西舊有市川寛齋宅、米庵雪潭皆生于玆、又巷中有山崎美成居、余皆不及知也、余之幼也、其舍隣相澤石湖、石湖寫山翁門人、畫主北宗、余日就游焉、其好丹青、實緣由乎此巷北有湯川安道、巷南有辻元崧庵、共儒醫有著書數卷、

長者巷東爲御徒巷、成島稼堂居焉、御徒巷南接練塀巷處、萩原秋巖居焉、又南隔三四家、有大窪詩佛故居、對門爲海保漁郁、巷盡東折出和泉巷、其西北角爲羽倉簡堂、對津侯邸、後稼堂移居於其北又北百餘歩爲善哉庵永機、對門益田遇所居焉、東與菊池五山相

三線巷長者巷、皆僕寓居地、與諸同門人起臥處、今回思之、何啻並州故鄉、間間寫來、及自己宅、錯落布置、無法度處自有法度、不用心法度處、自具法度、

總結

接自是北二三百步、爲關雪江之家、自南樓翁以來久宅此云、雪江後屢移家、然竟不去下谷、後年安井息軒住雪江故宅南其北二三百步、右折有芳野金陵宅、左折有藤森弘庵宅、金陵自茅場巷、弘庵自三線溝徙此、弘庵所居、即長者巷、在于湯川安道北百步、余本姓曾根、幼齡出養于中根氏、家在御徒巷、比成童、家君移居巷北三味橋畔、其南隣則大沼枕山也、又南爲高齋單山、當時晴湖春濤諸人、未家於此也、橋東一路即和泉巷、前田夏蔭與長谷川雪隄挾街居焉、後鹽谷宕陰住巷之極北、橋之北百步、鈴木鶩湖居焉、荊妻少時住其北隣、故善識鶩湖、

余並叙同鄉諸賢所居處若是、然其間自有不同年代者焉、余幼時、石湖先沒、後數年五山崧庵漁邨簡堂相尋歿、如弘庵移居二三年、因事謫居北總、無幾遂歿、息軒金陵宕陰之卜居、皆在其後、又經數

淑云、曙昔飯島虛心訪吾廬、讀此二三節、微笑曰、下谷區地價欲騰、予拍手、叫好評者三、乙酉冬至、

不是謙遜、卽是誇大處

比喩妙、僕幼受書牧天嶺、天嶺爲菱湖門人、謂鋸牙爲避澁法、書法果有之否、今世以書聞三州、亦好用此

年三子與安道鶩湖等前後淪謝、雪江最後住山下居數年、亦下世、獨枕山先生詞壇老將、今尚健在、誠可貴也、要之諸賢故宅、已屢易主、面目一變、人無得而知之也、嗟乎、召伯之棠、雖朽枯已久、後之學者、由其詩以想其人、我之叙此者、亦未莫意於此也、

辻元崧庵少在于北山塾、貧甚、時賣圃中蔬以自給、嘗方夏時不能買帳、每夕驅壁櫥內蚊群、以眠乎其中、然爲人堅忍、勤學不倦、遂興其家、以名醫著稱焉、嘉永中、召爲幕朝侍醫、賜號爲春院、當時車馬塡門、弟子居家塾者數十人、而崧庵每語人以昔時窮阨狀、毫無所隱、

卷菱湖甚嗜酒、晚患中風、手麻筆顫、字畫如鋸齒、然又自有一種風致、好奇者故學此、可發一噱也、屋代輪池本酒豪、晚歲亦罹此疾、爾後所作文字、有不可辨識者、噫、臨池家有中風症者、嘗視杜康比王

等法、門人爭倣之、殆如病夫書、好笑、

僕昔遊野州葛生、有藏栗山先生借金書、文字極易讀、想守錢翁皆不解眞書、故然、

今茲乙酉四月、僕亦欲遊吉野、苦之路資、遽有書賈送僕潤筆資者、其明日發軔、得不違花期、殆類此、

衍盧杞也、

鵬齋妻病、嚴原侯爲遺人參、用畢尚餘其半、嘗方歳抄大窮、因寄之所識典舖釜鳴氏、且簡之曰、願收此以代阿堵俾我擧一巵酒以餞窮鬼、時人爲之語曰鵬齋乞錢牘字字何易讀以其生平所作行草、多人之不易會者也、

大雅至浪華、大和屋某迎之、書其暖簾、大雅執筆、先作大和二字、忽投筆、起而出、主人以爲上厠焉、久之不見、使人跡之、不知所之、歷數日而至、主人怪而問之、答曰、初下筆時、大和字在心、忽意、芳山櫻花正盛佳期不可失也、故去遊於彼爾、幸然不違期、以達其願矣、今當果前約也、於是復執筆、追書屋字而去、此談恐好事者所假托、然非大雅無以當是也、

柴栗山獲印材、請篆于高芙蓉、芙蓉刻之、不中意、改竄再四、滋覺拙

此老故做此等語、似出作意、

於是慍而投之於地、飄然出遊、會栗山至求石、家人告其故、栗山收石掃塵、熟視曰、可以用矣、懷之而去、寄詩謝之、居數日、芙蓉見其篆、笑曰、今而閲之、自有可觀焉、悶悶之際、不能自辨其工拙而已、

詩佛初學蘇米書、築筆極勁、以故稍有局促之失、如伊孚九池大雅山水畫譜序、可以觀焉、後獲孫虔禮自叙帖零本學之、自此書法大變、晩年以停雲館帖補零本脱落、上木行于世、

嘗閲肆、觀程赤城雪嶺幽居幅、以賤値購之、用筆極瀟灑、餘墨溢褫上、顧先製白幅、然後隨意掃灑也、蓋裝潢甚粗雖用筆如不經意者、其磊落之氣象、可概見焉、故欲知古人書畫之妙、不視其大而視其小、不問其精而問其粗、亦是鑒賞之一法、

庚辰冬、東京北市失火、延燒及江東、余慮故人在深川者逢災、訪之路過本所、過坦山和尚于灰燼中、問曰、師將奚適、曰、聞一相識罹災

訪之、然老衲失其居處、無由得面、故彷徨也、余曰、相識姓名爲何、坦沈吟、忽曰、如許大災、姓名還灰

有此一句、不寂寞、

庚辰春鳥尾得庵遊浪華、獲水墨山水一幅、寄贈余、絹本綾裝、竪二尺一寸強、濶二尺、墨氣老蒼、一筆不苟、家屋樹石、遠近向背、有法有致、而主山尤能占位置、其皴法、乾擦麗密、非披麻、非荷葉、非大小斧劈、蓋別出一機軸也、款曰、乾隆癸丑擧筆、偶擬元人大意於古麗州思居堂官署、春正月三日、關中張琶、今按、幅上邊、當初存數寸餘白無疑以其生損敗裁去之也、

張琶姓名下、有二小印、上者白文、曰、琶、下者朱文、曰、子發、琶字檢諸字典、無所見、吾甚疑焉、一夕中井敬所至、談及此、敬所視之曰、此恐合字矣、於是余析其字、併子發而誦之、遂得其出處、小雅吉日詩云、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是其所取義、

敬所翁得意、卽成箇佳話、

好話頭、

幸不寤生、

余本有疎嬾癖、然少壯時、血氣差剛、故憤然鞭駑、勉強赴事矣、今也頭髮種種、馬齒加長、弱質與舊癖、相因成性、非山水不遊、非朋友不接、非風月不談、噫、余雖筆末能窺雲林之堂、若夫語懶、則已入其室、

乙骨耐軒、友人華陽之父也、曠達不拘物、酷好酒頗有晉人風、或醉臥路上、又屢失脚溝渠、至於人曰乙骨翁能知都下溝渠深淺、一夜醉過淺草、誤墜新溝、遂眠其中、西福寺僧見之、入溝扶起、爲脫濕衣、衣之以法衣、翁還家、適其內有身見之大驚、遂產焉、即華陽弟某也、

久貝岱號蓼灣、好學、尤長詩、然爲人放縱、不爲有司所悅、故同窓諸子、皆已陞名官、而蓼灣終不甚顯、其孤鶴篇云、群鶴在中野、結侶久相親、忽逐疾風去、和鳴齊翀天、一鶴不能隨、戢翼獨逡巡、故侶呼誰顧、單栖信可憐、雪然白羽毛、年來漸摧殘、跉跰吊孤影、月下驚唳寒、舊巢松樹死、依托失所安、菰米看將盡、啄飲繼應難、雲山路杳杳、王

自韓文公畫記而來、筆氣濃郁、不必刻意學彼處、極妙、

喬去不還、只恃六翮在、高擧豈無因、當時讀此者、皆爲傷其不遇、吾家藏楠廷尉立像一幅、前數年、携帶至浪華、一日托某家、遂失之、今錄其所記憶、以供獲者左劵、全幅高六尺五六寸、寬二尺許、絹本象軸、上下引首與經帶、並碧色京錦、金紋菊花、四圍褾子、老黃緞子、織成桐葉花文、上下外淨、共薄緗褐熏不華、而打擨下有小敗處、像長一尺六七寸、身左向、面右顧、其狀貌、日角豐下、疎鬚涅齒、眉目之間、凜有威風、烏帽鬆黑、高指天、玄甲金裝、光滑可鑑、而其韜革印無數毬文、其袖反束在背、長短黑斑羽箭、斜抽右肩、黃金鞞琫刀口、佩在腰間、襯袍外袴、共深藍色、繡幾箇金毛獅子、左手仗白黑縢長弓、右手執菊花章金扇、兩足大小版鎖皆金飾、雙踵並外向、穿熊毛皮韡、是其大略也、若夫刀室堆金、鎧裳組紃、袴上華曼、矢頭翎毛、及大小流蘇之細、精微緻密、實奪天工、而各色傳彩、完好無剝落、嘗按幅

好、

此翁、曾聞其奇異、然是則甚矣、急取衣衣之、即是人情、多此一諧語、豈無故飾其無行乎、

觀此可以見其膽小、先所爲、皆僞也、

中無名氏、無印識、不知爲誰氏筆、然察其筆法及絹素、爲二百年內外物無疑、但不知何年歸吾家也、又不知今轉在何處也、若或有獲之者、幸愛重焉、

土井聱牙卓犖不羈、盛暑居家、率裸體、嘗夏日喪其母、吊者至、聱牙父子皆躶、欲急取衣、過靈幃前、聱牙遽拜跪曰、大慈君、當初裸生兒、正自不容不恕也、其子在父後、亦拜曰、誠如家君之言也、吊者失笑、

聱牙工筆札、然於晋唐諸家、一無所師宗、壯年時、捐三十餘金、購名硯一面、又買佳製松煙三笏、大純羊毫十枝、及湖紙數刀、謂其人曰、吾欲學字焉、於是日研墨潤筆、揮灑縱橫、月餘墨全盡、乃曰書成矣、自此書絕好紙縑、無畏難色、蓋先浪費貴品、以養其豪氣也、

川上冬崖藏沈芥舟山水一幅、用筆極細謹、步步顧繩墨、以故稍乏逸氣、客謂冬崖曰、此畫品位不甚高、恐非眞也、吾子何以愛玩不措、

幅作畫、似可、

文情活動、詩佛先生如見、

冬崖曰、愛幅猶愛婦人也、好之由己、而由人乎哉、

本邦製銅版畫者、以司馬江漢為始、天明中、西遊至崎陽、就蘭人問畫、向予見其所作六曲屏風畫、所謂油繪也、其人物臺樹陰影法、與方今西畫差殊、其趣意當時描法乃然也、又坊間有胡粉畫者、或謂出平賀鳩溪創意、恐江漢之訛、

鹽谷宕陰、少時家甚貧、常服藍褸衣、初從松崎慊堂遊、日往聽講、松崎氏犬誤為乞人吠之不止、慊堂在室聞狺狺聲、輒曰、甲藏來矣、

詩佛至京師、時賴山陽立詞壇、執牛耳、諸文人皆雌服從之、或說詩佛曰、先生先面賴子、而後介之以見諸子、諸子必善待先生矣、於是詩佛先抵山陽、山陽設席、列弟子而延之、坐定、詩佛取銀子一星於懷中、以為禮、山陽儼然、固辭不受、詩佛直前、撫其背曰、不亦可乎、山陽見其胸襟洞豁、笑而受之、是梁星巖塾中所傳之談也、

僕嘗作此圖跋、殊服白雲山圖、不盡所謂石門石佛類、蓋所見高於人一等矣

章法老練、有楊鐵崖氣骨、

中郡秋香見示池大雅所寫中山道諸勝畫帖、其友人足立某藏本也、每勝濃紙半裁、東起熊谷隄、西盡磨鍼嶺、前後二十餘張、並眞景也、就中寫白雲金洞金雞三山、甚詳、或自正面、或自背面、或自左右面、遠望近接、莫不盡焉、蓋是筆本爲寫三山起、而一路所觸目、隨手收拾而已、其爲圖也、傅色極淡、山皴水紋、樹石廨舍、田園村落、道途橋梁、纖細周密、曲盡其形勢、世人每謂、大雅豪宕有餘、而愼詳不足、殊不知此翁小刀大劍並揮也、昔米南宮董華亭、皆工細楷、而又善成大字、大家手腕、無書無畫、莫不大小兼至也、此本、畫中間標榜山水村落等名、以其無粉本也、最尾有木村蒹葭跋、

吾年二十五、初上京、路過琵琶湖上、吊旭將軍墓、有詩云、函谷渭水舊城池、秦皇雄略萬世期、項家一炬忽焦土、咸陽民靡有孑遺、我取關中誰敢拒、漢王可虜帝可移、百戰百勝拔山力、却憐垓下不利時、

五岳書畫極妙、詩極拙劣、爲先生所錄存、何幸也、

畢竟腐儒談經、盗竊古人糟粕、不異倫見、並曰誤解、不爲不可、

僕性迂僻、不珍書畫、

時不利兮騅不逝、四面楚歌奈虞姫、男兒運盡只知死、卷土重來我愧爲、爾時欲刻之於石、以囊中資乏乃止、還鄉後、謁枕山先生、乞正、先生曰、只知死、改作知死耳、爲妙、余喜從之、事在二十年前、其後經過湖上數回、而世事倥偬、未能酬初志也、不知後日果達其願否、頃者見或人所藏僧五岳書幅、亦書吊岐蘇公詩、因錄于茲云、奇勳壓倒大頭公、深惜先鞭不善終、想像將軍當日恨、芭蕉墓畔立秋風、

古川躬行精我國考證學、古時所用衣服冠履甲冑器仗之製、莫不盡究、菊池容齋每就受教、其著前賢故實也、躬行與有力焉、

耐軒翁在昌平學督教課、有諸生誤經中語意者、輒連呼曰、誤解誤解、嘗挈一把故紙過神田、時天正暮、偶有拐子、意其書畫幅、急攫而去、翁追之、呼曰、誤解誤解、聞者絕倒、

錢塘吳錫麒善詩、有有正味齋詩集、余未見其全集、依田學海見示

此偶得之古書店、愛其老益壯、藏之耳、

己所不長、强爲之、不自知也、

無一點塵俗氣、

館柳灣所選錄鈔本、終篇柳灣所寫、文字古雅、楷中帶行、眞可珍也、卷尾有文政九年龍集丙戌新正、鈔畢于石香齋、六十五翁館機樞卿父二十餘字、可見其所好、老而益篤也、

鵬齋少時刻意學書、日費墨數勺、硯面受墨磨處、凹陷出背、

栢如亭中年好畫、興至則揮筆清絕不俗、然竟不若詩之好也、金烏洲無聲詩話論之、當矣、要之如亭學有餘、而筆不至也、其所作芥子園畫傳譯本、益初學多、

東坡畫朱竹、後人喜倣之、近世詩佛亦能之、予觀不爲鮮、董九如先生作百蘆圖、中有朱蘆、風趣殊妙、不識古人已有之歟、將先生創作之歟、

六言詩作者甚鮮、久貝蓼灣好作之、其失題云、得句急呼筆硯、洗醒旋辨茶瓜、蕉開三扇五扇、荷挺初花再花、纔開幽徑通客、略理荒園

種瓜、短榻前流後石、小塘左竹右花、又云、隱几鉤簾靜坐、焚香瀹茗淸言、風鈴不響午寂、水面魚吹雨痕、其縱筆云、百歲人生有限、何妨秉燭游嬉、堪笑風塵役役、君看墳墓累累、其江湖云、赫赫雲邊趙盾、紛紛陌上元規、江湖無此苦熱、柳陰一榻任之、

石井潭香生子、名曰片郎、或曰、奇哉、先生之命子也、吾未聞以片爲名者也、豈非妄乎、潭香曰、初賤荊一胎產二子、一殤一育、是兒卽孿子一片、故名焉、何曰妄哉、

蓁齋先生姓眞鍋、名豐平、伊豫人、好和歌、又善彈一絃琴、年四十餘、遊于京畿之間、遂卜居浪華、集士女敎授焉、余客浪華日、就學琴、先生傾心誘導、居二年東歸、臨別先生笑曰、琴東矣、隔一歲、余復西上、過其居不在、旣而有伏水之變、急東奔、自是耗音全絕後經七年、復如浪華、重訪其居、而主人巳非、詢之近隣、皆不知也、爾來歲月匆匆、

更過十餘年、今料其年庚、當在老耄之間、而其形跡無得而知、爲之嗟歎久之、

鈴木白藤富藏書、又性好寫字、凡所見良書、莫不手寫、往時楓山書庫、多抄本不上木者、世人無得而見、白藤晩爲秘書監、日夜從事其所好、不出數年、鈔書積如山、子桃野孫竹圃、皆守而不失、余在駿日、竹圃居近隣、屢借覽其書、多所益焉、白藤、古賀侗庵岳丈也、故二家書、迭相謄寫、後略歸一定、

壬申歲、余自岳陽復東還、經二三歲、竹圃亦東、曰、倉卒上途、故擧藏書、委諸學館、余請借其佩文韻府、竹圃爲我郵致之、居無幾、學館失火、鈴木氏三世藏書、盡成灰燼矣、獨佩文韻府以在吾家、得免其厄焉、蓋學館石造、號曰無火患、當時吾家在市井閒、夜夜聞鐘警、而彼此所遇如是、人間之事、實不可思議也、

大悟是先生長處、是僻處、

妙妙、

京都妙心寺法堂成、乃延請探幽畫龍仰版、以塔頭海福院爲寢息處、一日院主外出、幽飲酒豪氣勃勃、不能自止、値僧房障子新成、卽把筆直作弄胡孫圖、寫畢、復添酒自賞之、頃之院主歸、見之而嗔、幽酒醒、低首布謝而已、然其畫神韻曠遠、筆力逼夏馬、至今傳以爲至寶、

昔吾同僚某、俗而險、慶應中余在浪華、與之論事、爲其所構、獲罪幽居客館、前是數月、某遺唐筆一枝于我、管毫共長、大等中指、執以書字、運用自如、頗適我意、幽居時、以是日書數十紙、因語僕曰、此筆彼之所遺、雖彼陷我我不敢恨焉、僕切齒曰、吾主既已被彼奸籠絡矣、

冬崖初爲古賀茶溪所識、起身、故事之甚恭、一日與友人訪之、茶溪謂冬崖曰、老夫前夕過夜市、見路上有鬻吾子畫者、乃知吾子大進乎技矣、冬崖出謂友人曰、茶翁無情已甚、吾已有五十老面皮、不須那樣嘲罵、

終日尋春不得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爲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禪家常套語也、善哉、竹窓隨筆論後詩曰、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脚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爲證、噫、幸自反觀已歸家否、無一事否、正是衲子頂門一砭、然近日禪風一變、登壇聚衆、雄辯劇談、馳馬驅車、千里來往、滔滔皆是、又藉之口以笑我輩坐禪一室者、其輾轉相駁、何日有定哉、

又來了、

外王父朝川善庵先生、靑年遊于長崎、歸途過大宰府、路上買鼈、就舍、呼主人解之、主人辭曰、今日際天滿神祀期、不許殺生、先生不得已、以蘆包鼈、置之臥床之側、夜半鼈破蘆、爬行縱橫、爲汚衾蓐、後數十年、語之十返舍一九、一九及作膝栗毛、借是以草客舍驚鼈一篇、何圖先生客中一鎖事、竟爲小說家好材料、

善庵先生大儒、有此一奇事、不知半夜三更、把燭起立、反是妙景、

此詩非不佳、然嫌於露骨、

南畝畢竟可愛翁、然其學問文章、絶無所得、特所長一狂歌耳、其著書亦駁雜、

枕山翁咏源豫州詩曰、八郎單身取琉球、九郎多士況善謀、若向蝦夷賣餘勇、北邊何處不神州、或乞書之於便面、翁改其轉結云、蝦夷若用西征力、北斗以南皆我州、後閲其詩鈔、前三句依舊、而再改其結句云、韃靼鄂斯皆我州、

賴春水爲書生時、屢爲人雇書大日本史、以其字佳而成速、請焉者甚衆、山陽每語人曰、本邦善小楷者、古來唯有家大人而已、非侈言也、

古賀精里謂南畝曰、夫人放蕩不覊、非禮法中之人也、然賦性眞率、毫不諂諛、世人多陽守禮法、而陰事佞媚、吾甚惡之、獨南畝決無之、且近歲以來、雖世故屢變、未曾改其素行、非庸人也、故吾友之、南畝于役瓊浦、精里寄詩云、東西易地兩茫然、各自離鄉各自天、歆水寧貪南海貨、獻琛初達外洋船、聞過梓里懷曩日、喜及瓜期在此年、筑石風謠多勝話、歸來慰我一燈前、

某年昌平學試業、大竹生小菅生相踵登堂、精里笑曰、大竹小菅好對、而平仄還協、

芙蓉堂號曰菡萏居、中井敬所鐵筆得其正傳、續菡萏居號、明治初年、於駿府舖家觀一扁額、書菡萏居三字、末署、乾隆庚子書崎陽山館程周卜、其爲芙蓉遺物也確矣、敬所大喜、捐資購之、聞前是、有故爲駿府某寺所藏、後轉落賈人手、而今復歸其初也、

友人吉田賢輔語吾曰、相傳、東台山王祠蹟、即故弘文院舊趾、屬者閱林氏舊記、院在祠蹟之北數步、又北數十武、爲林氏墳墓之地、當時院之四邊、櫻花甚多、羅山先生因類命名、有祖鞭孟之反等、因花之早晚命之也、又有一種名醉楊妃至後永存、而今不可知、夫秋色之櫻、且眞僞無知、況前此者乎、

浪華本商賈之地、書畫不論雅俗、苟犯賈人禁忌者、皆不售也、木村

好商舟子、諺云、三折臂、爲良醫、一折足、爲良佐、奇甚、

不攻其敵、反攻居間者、此亦奇、

巽齋書畫俱佳、然以巽損音近、買者至鮮、米山人之畫、値太貴、以各米商爭求之故也、是飯崎虛心所語、其或然、

尾藤二州別號約山、豫州川上人、父業操舟、少時從父渡海、遭風、斷檣打其足、不能復操業、於是適浪華、入片山北浦之門、發憤讀書、遂成大儒、寛政中應幕朝辟、爲昌平學教官、與栗山精里釐革學政、世謂之寛政三輔、栗山稱彥輔、精里稱彌助、二洲稱良佐、故云、

三輔皆妙筆札、栗山遒勁、精里嫵媚、而約山流暢、至詩文亦如此、其天性然也、

約山能詩、初學陶柳、後喜香山、精里以爲不可論辯難詰、往復數回、初不相讓、栗山爲調停之、於是二子轉鋒、交攻栗山、議竟不合、栗山約山相尋歿、經數年、精里伏疾、自知不起、遺言曰、吾死、當葬二子之側、且約山葬儀簡易、吾常喜之、凡葬事宜倣之也、以是人始知其爭

雅談第一句、更妙、

喝采作二鮮麗鮮麗一曰如何、

之君子也、

菅茶山曰、逢雅客談俚事、分韻未得句、此中情味、有難以口舌盡者、

也、

冬崖自微時、與杉浦赤城相識、赤城耿介自守、視虛飾人、如蛇蝎、某歲元旦、冬崖盛服外出、遇赤城于路、欲進祝正、赤城望見逡巡、擧手喝采、不接一語而避去、他日冬崖語我曰彼薑桂之性、雖朋友不克不受其辣、

渡邊温號無盡藏主人、予向同寓于下谷西巷某家、時無盡子譯述伊蘇普寓言、使惺惺曉齋作其畫、曉齋僅寫二三紙而遷延涉月、無盡子屢往其家責之、多不在也、一夕曉齋醉而來、曰、爲我買酒、我且奏散樂、既而且飲且舞、泥爛困睡、無盡子欲俟其酒醒以責宿諾、至旦視之、被窩枵然無人、乃歎曰、不意籠禽還脫、

先生囊裏些重、故爾、不然、不免商議較量、

我有三怕、曰、怕上里正廳、曰、怕與米鹽議、曰、怕受歲首慶、今原其所由、共出乎嬾一字、初者、憚文書改竄之勞也、次者、厭有無貸借之勞也、終者、惡奔走答謝之勞也、苟無此三者、則吾正覺天地寬更一層

自古貨泉文字皆佳、然未審某貨爲某筆也、獨寶永通寶、因白石先生之言、知爲湘藩樋口彌門筆、近聞、天保通寶開宮清矣所書、後來鑄法之疎、肉好偏倚、字形漸失其眞、然細按其筆路、爲清矣之蹟無疑、

天保新錢始出、山本反求作銘曰、大哉皇天、使人永保、萬國開通、自四民寶、植木玉厓詩曰、楕圓當百鑄新模、未計三銖是五銖、宣子杖頭如不掛、君平肆內得來孤、或人有七言八句云、此物喚爲王父行、除乘子母有新名、楊州鶴背何言重、阮氏杖頭尤覺輕、風鐸丁東無舌響、天窓伊軋欠車聲、金銀極細銅殊大、榮辱升沈轉耐驚、

文化乙亥、清客楊秋棠陶粟橋等以下九十人、航海將抵長崎、路過颶、漂到下田港、言語不通、事多錯誤、韮山縣令江川坦庵、善庵先生門人也、急聘先生、掌筆話之事、楊等留港五旬餘、往反問答、凡數百回、後纂輯其單子、爲下田紀事二卷、一日楊問曰、岸上婦人雖多、據我一箇無有出色之面、先生答曰、村婦粗醜、何論出色、然他兒郎自爲買銀釵、視以爲姬姜不啻、古人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眞是多情之言矣、若使他聞知、必將謂唐人無情、可密可密、

第五隆號介石、南宗作家也、聞談山浮圖有黃大痴天池石壁圖、往臨之、前後十一幀、畫法大進焉、其後僧侶憍逸、寺塔衰廢、寶器多散逸、大痴幅亦落或人之手、後竟歸鳥尾得庵、其畫、中央作主山、下開天池、而石壁遶其左右、樓閣林樹、精彩入神、實稀世之珍也、別有介石臨本一幅、亦太妙、然以是照眞、滋見其皜皜不可尙也、

幸是不罵、然若罵之、定為一佳話、可惜、

梅痴上人為人清淡、學問富贍、太愛文人、初住深川本誓寺、後入三縁山、為學頭、最後為北總弘經寺主、善詩及書、又妙墨梅、淨僧中所希見也、

稻河玄度號稻川、住駿之府中、聞狩谷棭齋精說文、介松崎慊堂通姓名、而未相見也、某年棭齋遊駿州、至薩陲嶺、喜其勝概、不勝興劇、乃招一過客、借酌于酒亭、談甚熟、棭齋問焉曰、子何許人、曰、府中、曰、聞府中有稻川居士者、子豈知之歟、曰、知、曰、其人好字說、信乎、曰然、棭齋意頗動、出亭行里許、客辭而去、棭齋至府中、經二三日、訪稻河氏、通謁、閒焉主人出、見之則前日所遇也、棭齋驚喜、拊掌而笑、由是深交結、是友人中邨秋香所語也、秋香、稻川之孫也、

華山人、參州田原藩人也、人品書品共高、為時人所雅重、初藩公卒、公室貧、嗣子弱、諸老欲獲大援以償藩債、迎姬路公子某以立之天

僕亦嘗一見、涙潸潸落、今猶不忘也、

保初、公議繼嗣、華山患絶藩祖之統、徐說公、以先君之孫爲世子、尋更革稗政、而群小多不喜焉、後數年、華山與高野瑞皐坐事、下大理獄、既而幽于田原、曾寄書江都門人、書中有畫、老母燈下坐課書幼孫、妻與女在傍紡績、而己躬帶月鋤田、憔悴之狀、觀者爲墮涙、門人等慮其窮迫、醵金遺之、群小蜚語曰、華山獲罪不悛、密通奸人、官家將再收之、華山懼累藩公、復遺書門人問之、門人答以其無之、書未達、伏刃而歿、時論寃之、小華先生其男也、吾向逢于窪田粱山之家、温厚君子也、亦善畫、

片山兼山先生精經術、凡經傳稱山子點者、其訓點本也、及門弟子、固守其學、非山子點則不取也、天明元年應尾侯之徵、力疾入謁、疾劇遂卒、善庵先生其遺腹子也、

山子已歿、門人各治任歸鄕、其居南總高柳葛間二村者、築至德堂

柳灣與菱湖結爲兄弟、不嫌與二方金、快濶可愛、

累二字、其狀宛然、

于茶臼阜、春秋祭祀焉、官好其學、特賜學田、善庵先生中歲詣之、當時人尙在、相見泣曰、猶見先生也、乃出山子平日所御器皿以享之、其居江戸者、萩原大麓葛山葵岡以下、亦唱其學、及卒、遺言葬于山子之墓側、墓在三田明福寺、抑山子恩德入人之深、何以能至是邪、

館柳灣刻佩文齋詠物詩選、使菱湖寫其字、每葉値二方金、齋藤月岑著東都名所圖會、使雪旦作其圖、每圖亦値二方金、即方今半圓耳、可謂廉矣、然就當時價格言之、應比今之五六圓、不亦甚貴乎、

蓼灣與友人三四名上鰻店、樓上扁額、書溫良恭儉讓五字、同行視之曰、經語與鰻鱺無涉、主人鹵莽可笑、蓼灣曰、否、是鰻店必須之語、我且代主人解之、曰、溫、炙之煖也、良、魚之鮮也、恭、賣之不強也、儉、價之不貴也、讓、讓、一人責之曰、讓、如何、蓼灣低首沈吟、忽曰、乞衆位雜遝之際、先後舊新毋爭席、

故倣不可解以嚇人、此輩慣手段、不得爲諵着

余聞之俳優時藏、凡伎人學首、必要踏脚、大模樣、不然、不宜於遠睹與

元祿中有二淨業者、一曰圓恕、一曰圓愚、二人同志、專勤唱念、後圓恕果到一心不亂之境、忽然悟覺、於是如遠州、謁獨湛和尙、湛問儞何處人、曰、山城、曰、修何宗、曰、淨業、曰、彌陀如來年多少、曰、與某甲同年、曰、儞年多少、曰、與彌陀同年、曰、卽今何在、恕卽小揚左拳、湛驚曰、儞是眞箇淨業人也、無幾、圓愚亦發得三昧、此事見遠羅天釜、鵠林師所著也、

屠龍翁嵩谷學畫於佐脇嵩之、嵩之英一蝶之門人也、江都大姓三井氏、欲獻額于淺草觀世音、使嵩谷作其畫、嵩谷先寫稿本、日懸之竿頭、仰觀移晷、以改其不稱意者、踰歲初成、卽今所存源三位射怪獸圖是也、或謂嵩谷草稿時、獸已成懸而觀之、毛細不可辨、乃更執麤筆、輕輕掃去、再望之、始見尨茸之狀焉、

圖中三位、黑帽青袍、挾弓矢而立、猪隼太戎裝搏怪獸、騎而刺之、怪

此暗合、淑云、優人文人、見得一樣、先生長處在茲、短處亦在茲、

獸猿頭貍身、而蛇爲尾、蛇昂首吐舌而顧視、或作諺句云、猪之隼太、爲尾嚙頭、（シッポニアタマクヒツカレ）

慈悲閣之中、菊池容齋所畫堀河夜戰額、亦人之所稱也、御廐氏手張弧、目注敵、意氣體勢倶妙、況衣褶弓劍諸戎器、皆當時之制、無一無稽之筆、聞容齋初作稿、御廐氏左右手、皆外向、既而心不安焉、往觀弦于弓者、遂改其右手內向、其用心之深、常如此、

閣中更有大額、寫散樂猩猩舞、高嵩溪之所製也、一梨園之說曰、圖中人物、姿勢服章皆可、其可議者便面爾、此圖爲猩猩亂舞、不與平素舞者同、亂舞之時、所執便面、連寫數圖、中畫花卉爲例、是獨不然、即其小疵、不知果然乎否、

野村溫、字君玉、號篁園、操履廉介、貧特甚、精里先生別業、在牛門內、其室曰復原樓、請篁園看守焉、實憐其窮而處之也、篁園後拜幕朝

亦是一見解、

侍講天保辛丑、奉旨內殿講書、有詩云、秘殿深沈玉漏稀、內璫勾引侍經緯、學疎愧乏涓埃補、寵重叨陪黼衰威、洒砌靈泉資講力、照簾清旭凝祥輝、逢人更欲誇榮遇、兩袖香煙裏得歸、

我於市上見昌化石小印、形如刀銖、重不滿二錢、篆曰、釆芷人、石之四面、環刻一詩、曰、紅壓榴花趣更長、擧杯煮茗解詆囊、風流罪過眞吾事、拜石陶然製印章、款曰、少虎、字皆蠅頭古隸、而結體寬綽、不見費力處、以其價太廉收之、或曰、錢少虎姓字、買竪所惡、故市價賤耳、

生考得齋先生、諱直、字繩鄉、姓曾根、性好讀書、鑽究諸子百家、尤長經濟、當時古文辭已衰而先生獨喜修之、終身不改、卒年五十、亡何、家宅罹災、遺文盡灰、止剩醉鄉記贈熊阪君實序及雜著數篇而已、後二十年、獲其小文一篇於矢口謙齋翁、自序之類也、文曰、余曩者講經之暇、喜爲神農氏之言、後雖學步邯鄲、攘臂行伍之間、亦居常

酒氣拂拂、自十指間生、

口之弗已者、以父祖二世之業在此職之故也、今而顧之、不得其說者頗多、先人已逝矣、一二老輩亦逝矣、則雖欲就而正焉、未由已、吁、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古之道也、余豈敢、唯以先人之言猶在耳、聊錄所疑以竢該博之敎爾、文僅數十言、然情意之所寄、尙恍然有接聲容之想焉

石湖翁性豪宕、酷嗜酒、面色如朱、其書無精粗細大、皆被酒而做之、某歲開莚、文人來集、迭揮翰、予尙總角、亦在坐、翁大醉、撫吾頭曰、石先生欲掃一筆、孺子言其所欲、予曰、請作源舍人斫夜叉圖、翁應聲縱橫快掃、朱墨點綴、頃刻了之、坐客環視、莫不絕叫、予襲藏十餘歲、安政災、失之、惜哉、

鵬齋楷書出歐柳、故筆鋒多圭角、而至行草、其圓渾流暢、全與是反、至於畫、平淡淸遠、又自異乎二者、然一書一畫、皆有自家之法、不與

四句足矣、先生善忘、淑云、此

尋常文人、同尚是當時巨匠、

予移居于台北涅岸郷、問郷人以先哲之故居、大島蓼太喜多村筠庭平田篤胤山崎北峰原念齋寺門靜軒等所住、今皆不可知、鵬齋住于石稻荷祠前、至綾瀨始去云、抱一道人與鵬齋咫尺、所謂雨華菴者、至近日尚存焉、去歲石稻荷神祭日、觀其神旗、道人之所書也、字大方一尺有半、氣格不下元明、乃知書畫固一道、

巖瀨蟾洲別號鷗所、性識通敏、流輩莫及、初學書椿椿山、後參以明清諸家、故其筆不偏一局、書喜米南宮、幾升堂矣、及濱埠開場務、與永井介堂等連登庸、鞅掌國事數年、彥根侯執政日、忤旨、與介堂等並黜罰、未幾而卒、時人惜焉、其屛居詩云、高踏謝萬緣、我寧風塵老、世事蟻旋磨、人情火就燥、以下數句我忘之、

辛未歲予在沼津、與塚本寧海渡邊無盡石橋好一江原素六諸子、

文篇中最下劣者、得此一評、俄然生光輝、

點景處、筆墨瀟洒、可愛

欲遊于豆州修禪寺、議纔決、治裝出城、自香山之陰、循狩之水而南、迫暮達古奈、地有溫泉、因宿焉、明日朗晴、破曉而發、緩行數里、或入村巷、或經田塍、或水、或丘、憩久而步少、時屬上巳、櫻花始開、春禽互呼、如竢我行者、無盡子少時在下田、自言諳州之地理、因爲先導、行遠而漸與山離、衆恠而問於耕夫、曰、公等誤路矣、顧指後山曰、寺在乎雲外一里、衆哄然、於是更取山路而往、遂達焉、舍于溪上、交試浴、少選開宴、罰無盡子以雞、至則活雞也、衆視之、復哄然、次早發舍、皆曰、依來路興淺、乃別求一路北行、出海濱、買舟泛海、此日風軟波恬、海中之景如畫、下春舟入城下、此行爲日兩日半、爲程十餘里、可謂逸矣、而其間窮山水之勝、詠而歸、所獲誠多、及今憶之、尙使人神往魂飛、中秋前二夕、坐月書之、

清水天民名鑑、江州人、東遊住江都、善畫、人物翎毛其所長、時乘興

如此快活、六如不能也、

作墨鶴、世謂之天民痴鶴、前有並河天民、同時有大窪天民、所謂三天民是也、

釋萬庵成島子陽高孟彪木文熙、共號芙蓉、萬、禪僧、成島、儒士、高、印人、木、畫史、其名並高、

中島棕隱、歷世儒家也、初居京師二條巷、因名其樓、曰銅駝餘霞樓、有文才、尤長詩、爲人放縱、不自檢束、頗有唐六如之風、一日友人訪之、不在、家僮曰、先生出家、經旬不反、未知其處、後三四日、其人過某巷、偶見棕隱濶袖緩帶、踞煠鱔舖頭、與衆奴伍、揖而過、棕隱留之曰、吾且爲君爲炙、乃袒而捉鱔、釘之俎上、操刀一割、哄曰、技已至上乘矣、晩年隱聖護院村、所著鴨東四時雜咏、頗爲人所稱、

西山拙齋、備中人也、爲人方正敦厚、初白河侯當樞要、急人才、一日問柴栗山、以儒中學德倶尊者、栗山以拙齋答、公欲徵之、栗山曰、彼

純正不純正、自其宗派言之耳、豈是公論、

眞然、人有一奇僻、稍衰則身亦死矣、

峻節不移、必不應徵、以故不下命、寛政十年拙齋卒、栗山題其墓曰
備中徵士西山某碑、精里謂人曰、今儒有豪傑之資、而學不純正者、
履軒也、有君子之德、而學亦純正者、拙齋也、

文化丁丑、精里寢疾、一日差間、謂鈴木白藤曰、昔者履軒語我曰、凡
人皆有宿疾、宿疾銷時、死期至焉、思吾死應在旦夕、未二三日而卒、

日明上人住江東妙源寺、齒德並高、適以法務至北國、歸路見一少
年與己前後而行二三日、以謂是必有故奔江都者、駐輿問之、答曰、
某奥州人、性嗜學、然僻邑乏師友、無由求益、因欲赴大都從宿儒先
生以成其所志耳、上人曰、孺子豈有所投托耶、曰、無、上人憐其遠方
之人、而不嫻都下事體、或爲奸漢所誑、謂曰、孺子且依我、我當爲計
之、乃携而反、試課立正安國論、少年閲畢作之釋、上人謂、此書雖我
徒多不會、今彼一閲了之、雖非莫謬解、要是大才也、因善視之、少年

艮一兩齋、以售講爲業、凡出入諸侯家、殆與幇間爲伍、眞是可鄙、余嘗聞之天山翁、艮齋至諸侯、逢其未出、與近習諧謔、與徒隷無異、師儒之禮、從此稍衰、

淑云、前駁純正不純正處、予大服其公平、至此忽爲天翁操戈、攻擊二老、得

後受業佐藤一齋、學問大進、卽安積艮齋是也、艮齋以妙源寺爲菩提寺者、爲之也、上人晩移于房州誕生寺、

艮齋巳依一齋、日操薪水、服僮僕之勤、暇則披卷對之、一齋嘗試使列大學會講之員、艮齋大悅、就道傍露店、購大學一本、價四十文、持歸、與諸生迭講之、大稱焉、及學成、下帷敎授生徒、後數十年、爲二本松藩文學、晩歲擢幕朝儒官、與一齋同掌學事、是時尙藏往時大學、每謂人曰、吾不敢忘四十文之舊也、

史傳中、一事兩記、文章各別、況序記論贊之類、立意雖同、烏得字句相符乎、比讀容齋續筆、有言曰、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日本外史平氏論贊曰、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兩

莫忘前言乎、

詩佛亦實詩做過活者、若劈拭吐、將如之何、

好評

文立意全同、而置語各不同、凡以此等文對看熟讀、於修辭法、思過半矣、

詩佛遊浪華、問一書博士、博士有錢癖、必議價而後秉筆、詩佛先行潤筆、請作一幅將去、詐跌翻墨、扯其所書幅抹拭之、博士赧然、又古有畫工、善貪、或出高貲、使畫龍帛上、竊裁爲褌、後與工會乎酒席、托醉裸而示之、或人擧此以語我、我曰、見侮者固小人、而侮焉者亦非大人也、

平淸右住室巷、鬻簿籍爲業、素有書才、故有乞者、則爲題其上、人便之、其子淳信號靜齋、學于廣澤先生、書名甚高、蓋遺傳云、

贖佳人、佳人顰、大守瞋、妾身任君殺、妾身任君活、妾身已有五郎在、妾心不可奪、鬒髮在手亂如糸、木蘭舟中斬蛾眉、遺恨不知深幾尺、三叉之水終古碧、是咏妓高雄詩也、嘉永安政之間、都下書生爭傳

誦、而無知其爲誰人作也、近閲蠖堂遺稿、有此詩、三十年間以無名氏傳者、至今初知其主、事物之顯晦、不亦奇乎、蠖堂、姓山田、名政苗、米澤人、

文晁畫印中、有奇印、徑七八分、濶五六分、形類龜甲、輪郭半缺、其文兩巳相背、中通一畫、草體不可讀、或曰、交龍、其或然、頃閲友人大川子裕所藏輪池翁日省簿、中連押其印、下注銅印辟邪鈕、白川小峰掘地所得、戊午冬十六字、

香亭雅談卷上終

一几卓耳、如此寫出、大有雅韻、使人欲見之、然見其物、不若見此文之妙也、

自謂拙者、不必拙、自謂巧者、不必巧、

香亭雅談卷下

吾家無長物、所有文具皆拙、眞與主人相似、拙之尤拙者爲書案、長三尺九寸、廣一尺五寸、高不盈尺、上面梧桐薄版、周邊及四脚、並用櫻木、舊煤汚染、大小疵瘢、縱横如網、不知當初何人所用也、余移駿河日、身邊無物、廢文墨累月、獲此後始就業焉、其後四脚跛蹇、欲解體者數、因膠於是、釘於是、得以保一日安、回顧余十六年來所作詩文、率與是拙物謀、宜每篇常爲人所笑也、然而不肯廢棄之者、亦古人不遺糟糠之意矣、

纔案而拙者、爲古銅水注、嘗與乙骨華陽游行沼津市街、於古董店見之、華陽勸我買之、大裁一握、形爲畢吏部倚甕圖、甕口開大向上、別有小嘴旁出、是爲吐水處、畢右手擁甕、左手執盃、玉山將倒、其狀

妙妙、

此句更妙、

此句削可、

貌、眉目眯矇、口鼻僅辨、工之拙、實可笑也、然終日與此對、自覺凡案間又有樂地、嗚呼、畢本拙人也、故拙工所作反見其妙、呵呵、

繼水注而拙者、爲端溪方硯、徑五寸四分、廣三寸四分、厚一寸強、周圜刻波紋、石質不甚佳、或云眞、或云僞、吾不敢深究之、蓋以眞僞一定、毫無損益於潑墨也、此硯本不見他拙、唯池中一隻眼、醜陋可笑矣、然有此拙處、足以爲拙人藏也

端硯之外、更有一方硯、名西湖、徑七寸五分、濶四寸八分、厚八分弱、其色青黑、質乏秀潤、但背面刓劉甚深、材輕如木、是爲妙耳、慶應中、余屬浪華龍海寺、爲寺僧西湖和尚講南華、未幾、和尚臥病、而余祗役中國、居數月、役罷東歸、則和尙已寂矣、法弟等延我于堂、奉大硯一面、海屋山水一幅、謂曰、師臨終、命吾遺之先生、請幸見收焉、余拜受之、祭其墓而去、後遭亂、瑣尾流離、遂喪其幅、獨此硯幸得存、其以

西湖命爲者、欲永不遺和尚德義也、和尚近江人、拙于巧者、爲西湖方硯、巧于拙者、爲古竹筆筒、是二物相成表裏、而其實竟共不能免一拙字也、筆筒高四寸一分、徑二寸有奇、環刻山水、其圖懸崖百尋、下有巨石一二座、喬木兩三樹、相倚樹岸頭、枝葉蕭疎、離岸不數歩、小舟橫波、幽人坐其中、回首望遠山、上有題辭曰、無人伴歸路、獨自放扁舟、余謂、凡物、巧者宜于細、拙者宜于疎、今觀此圖、山水樹石、人物扁舟、僅不過二百餘刀、其工已疎矣、夫唯疎、故用刀雖不巧、意致悠然有餘韻、非得乎拙者、曷能臻此哉、

一句収上、一句起下、文法變

拙字収局、僕筆硯几案、皆取假賤易辨者、拙與巧初不問也、先生殊取其拙者、誇稱之、拙於物而巧於言、此一節僕或勝乎先生遠矣、

姑君諱恒、一字小娥、義祖鐵翁君長女、美而賢、多求伶俜者、然有故孤潔自誓、終身不嫁、嘗侍某侯夫人二十年、夫人卒後歸家、雅好徘歌、所用小印、刻色卽是空四字、君歿後、失其所在、蓋印文爲之讖也、

余少時、姑君典賣衣裳數箱、以購書史數十部、使我專從事文學、君

曰引去、彼自去也、不若欲曳雪旦去、何如、

深嗜佛乘、夜夜誦經卷、必至三更、余常即其燈下、讀書屬文、一夕辨儒佛異同、大排釋氏、君曰、儒雖善。不能自立、每借佛家燈光、因共粲然、後君卒、余作挽詞曰、憶昨燈前我侍君、君修佛典我稿文、今宵我在君何去、比舊燈前廣半分、欲寫哀詞、恭上君、神愴筆澁不成文、幽明雖隔恩情厚、依例燈光一半分、辭雖陋、事則實矣、

文政中、齋藤月岑稿東都名所圖會、長谷川雪旦草其圖、月岑與雪旦及同志一二人、日探諸名勝、就僧寺及故家、質其事蹟、從聞從錄、獨雪旦或坐或立、出入徘徊摹其眞景、後至本所羅漢寺、以謂許多佛像、不可蒼卒寫畢也、因乞僧、投宿堂中、夜半眠醒、昂首挑燈、明暗中、忽見五百應眞、攘臂翹足、形勢獰惡、如欲引去、雪旦悸蒙被屏息、以遲天明、後每言此以爲笑資、

雪旦棊伎拙劣、然嗜好甚深、每勸門人、不以晝而以棊、與人對局、寢

東湖亦是佳人

嗜好至此、宜極其妙也

食借廢、或有客踵門、則顧家人、大呼曰、謝賓雪旦不在焉、而其聲早已達客耳邊矣、

朝川同齋、善庵翁之女壻也、與藤田東湖相識、至則間談移時、東湖好棊、而同齋不好也、塾中有織本生、上總人也、棊技與東湖相敵、故東湖每至、輙問曰、上總在諸、必終數局而去、

三島自寛善琵琶、在京師日、欲遊小原寂光院、以彈其所好小原御幸曲、而塵事牽累、數月不果、一日得間、詣院彈之、曲中有鐘聲度兮知日暮兮語、彈至此、時已黃昏、適山中梵鯨之聲至耳畔、於是懷古感今、情致淋漓、音調異常、如有鬼神助之者、聽者無不感歎焉、每語人曰、予一生風流、莫過小原之遊也、所愛琵琶其先人所手斲、平日令一奴守之、以備不虞、

慕朝之時、本阿彌氏有十二家、皆以鑒刀顯焉、其居下谷康衢者爲

按、作論、何如、

倉卒語、寫出爾典雅、先生之文、妙如此、

宗家、即光悅之裔也、有其所異三十六歌仙肖像、容貌著色共佳、光悅能書、人皆稱之、至畫知者甚罕

塙保己一號水母子、武州保木人、幼失明、天資明敏、博聞多通、記性甚强、凡事一過耳、終身不忘、尤邃國學、中年編輯群書類從、府朝好其學、爲賜第宅、置僚屬以助之、至今學者得坐見古籍秘書者、塙氏之力也、初至江戶、年尙少、一日詣某商、會衆蒼頭立舖頭傳觀片紙、按其所記巷名、塙在側叩之、曰、其字水偏義旁、不知何音、塙即應曰、是必油巷矣、於是遣人其地問之、事果得辨、衆驚曰、何以知之、塙曰、當初作書者不知油字、旁人敎之曰、水爲偏、由爲旁、由義邦音相通、故誤之耳、既而問之、果然、

或問我曰、聞因明本外道法、後世僧家、取以爲論議之具、世尊在時、若何不說之、答曰、佛之說、圓通自在、不須箇藏頭護尾之法、

竹邨悔齋、多賀谷向陵之門人也、幼而慧敏、能詩工書、一日至師家、與群兒嬉戲、忽見園中柹實纍纍然、就樹噉之、皆未至半而止、明日復至、向陵謂之曰、昨有盜園中之果者、摘而不斷、噉而不盡、自貽痕跡、不亦甚愚乎、答曰、噉者非他、即某也、夫果苦澁、不中食、吾將欲待露零霜降、全果紅熟、而再噉、故不去枝爾、迄今摘去、愚莫甚焉、開口大笑、及壯、事擧母侯、生平好飲罵人、慷慨悲憤、適藩大臣失政、諫之不聽、乃致仕、日耽文酒、一日遇之于路、卽決意、刺而刹之、歸路過友人醫某、訣飲數刻、寫蘭竹二三紙、歸家而自刄、後林檉宇令鈴木桃野小花和櫻墩校其遺稿、

高玄岱號天漪、崎陽人也、學書于僧獨立、後應幕朝徵、至江都、以儒仕、嘗於野火留平林寺、造晉堂、安置獨立肖像、又作文建碑以報其恩、長曾根立靜、關宿侯侍醫也、好文學、有奇才、一日世子召之、問曰、

妙譯

小倉百歌中、有正三位狩人者乎、蓋以家隆與狩人倭讀相近戲之也、立靜對曰、有、山有紅葉麋鹿履之之句、即其所詠、世子哂然、稱其機警、

余少不喜讀書、四書六經皆束之高閣、其折節就學者、雖因姑君之奬勸、亦由淸水純齋先生之誘掖也、先生芳野金陵外弟、幼穎悟、受業龜田綾瀨、書法雄健絕快、與其氣象相類、白鬚祠前及木母寺中、有建碑、皆係幼時之筆也、又長吏務、元治癸亥、昭德公朝京師、先生爲監曹、當時道途之警備、朝參之儀仗、概其所定也、後二年、公西征、余從軍、先生以詩見送、云、金扇麾處角聲起、要斫長蛇幾封豕、葛藟猶能庇本根、此行可以答鴻恩、閣職由來奈寧處、美君廁爪牙旅、廟堂有策又胡憂、擧杯先祝大刀頭、

或曰、邊玄對爲人淳朴、鑒古畫不妄斷眞僞、谷文晁性質洒落、不拘

有此、乃爲奇話、否尋常話頭耳

物、或賈人來乞鑒、輙自作證以與之、欲其利市也、故玄對鑒定、百無一失、文晁鑒定、或有指鹿爲馬者、不可不知也、

安政中、西洋工藝未興、川上冬崖榊篁邨等、首唱洋畫、荐寫眞景、冬崖欲圖天台吉祥閣、離閣數十弓、踞石上觀望、模寫既罷、行少許、群童從其後、指而笑、顧視之、犬矢斑々傳袴上、蓋寫閣時、誤坐其上也、冬崖揮群童、走至湖畔、澣袴而去、

高島敦、字舜臣、號秋帆、瓊浦人也、始唱西洋兵法、尙武之名殊高、又好文雅、書法出施南金、近代之能筆也、家頗豐殖、多藏古書畫、中年獲罪蹉跌、從復錄用、爲講武館師範、居大日坂下、會其家罹災、名品一空、獨獲王耕烟小景山水一帖于餘燼中、然其一角已焦爛矣、秋帆沒後、家人不知其爲奇品、以此糊稿子、篁村見之大驚、請而齎歸、新治稿子以酬之、屬者命工裝成帖、復其舊、畫共九張、意失其三矣、

篁邨有補足之意、未果也、

上田秋成號餘齋、浪華人、住京師、少壯之時、屢易業、皆不成、終以國學顯、嘗喪妻、躬操井臼、本居春庵聞之、爲餽熬米數斗、秋成大喜、日漬諸湯中、咀嚼代飯、及盡更自製之、以省薪水之勞焉、常言、世人皆直行、予獨横行、因更號曰無腸、無腸蟹別名也、於是其說概與人相反、至老滋甚、俗云、喫熬米者、善慍、故人皆曰、使秋成偏僻者、春庵也、後借寓于南禪寺之中、未幾而歿、無腸翁好茶事、自製風爐茶甌等物、今粟田古陶中、有寫老人倚杖圖者、卽翁像也、嘗手作茶具數品、獻妙法院親王、皆極其精、清風鎖言二卷其所著也、

鈴木桃野詣友人山寺北雅、飲酒、會栗園者至、北雅素學畫北齋、栗園其弟子也、酒闌、戯奏弄胡孫曲、桃野拊掌激賞、曲闋、栗園法然曰、予嘗在囏難之中學此、牢記在臆、抵死無忘、請述厥由、前數年、吾挾

一頓住、另起後面奇話、

此狙公奇人也、不唯奇人、而仁人也、神龍見首不見尾、筆力稱之、

技、將遊于上國、路過豆州、試浴熱海、適瘡發、數月不能起、及疾瘳、行囊罄竭、債負日迫、乃圖鬻技以塡賠之、舍主人曰、此境無好畫圖者、吾子終日舐毫無用也、不如爲我家奴、炊爨數年以償之爲勝也、時隣室有狙公聞之、曰、頃余新喪絃手、客能從我而遊、則吾當代償其債焉、於是遂決意從其言、急學絃畫行夜隷句餘始成、廼與偕歷涉北國、轉而南囘、將入江戸、及千住驛、登肆沽酒、狙公擧杯屬我曰、吾子從遊已久、然所經邦國皆異鄕、人無知其爲誰、江都吾子之鄕土也、縱使不能衣錦而歸、其又何面目與猢猴爲伍耶、請自此行矣、於是予深謝其恩、因問其姓名鄕井、狙公曰、吾徒以大夫相稱、復何名氏之有、吾自幼從故大夫周遊天下、無田宅、無鄕貫、除箇狙兒外無復一親近、乃執鞭調索弄狙以佐酒、竟告別而訣、臨去、亦不敢問吾姓氏閭里也、二子聞之、亦爲垂泣、

僧玄光號獨庵、長崎人、善書、稟性率直、愛憎不匿情、水府義公欲借其所藏文苑英華、辭焉、或問之、玄曰、吾不喜夫人之爲人、故不許也、今茲癸未十一月、得庵居士過吾廬、齎來一幅授我、卽曩時所亡楠公肖像也、事詳于前、展而觀之、精彩依然、不減往時、余與是睽離十年、謂相見無期、今也去珠還合浦、其喜可知也、然居士未初一語及得之由、吾亦竟不之問、所謂開口不在舌頭上者、

南郭先生與曲瀨養安相識、養安幕府侍醫也、先生遺書借金、有難題言者焉、乃文中畫主客貸借狀、以示其意、養安悟、爲辨之、其書至今尙存、

孟子一書、續魯論而爲萬世之法、固無論也、至其文章、又非荀韓諸子之所及也、故老蘇以孟子爲枕中書、因以批之、吾國賴山陽、作評語、大槻磐溪作約解、尾藤二洲擧熊掌章示文章一隅、安積艮齋、極

栲亭叙事、似詳近俗、高文雅潔過之、

口稱齊人一妻一妾章、要之孟子之書、非止以理勝也、其文章實爲後世作文家之楷範矣、嘗以謂、雪宮章中師行糧食一節、總用韻語、流麗已甚、是亦諸子之所無也、

金子半翁、星官澁川氏之婿、而九段司天臺僚屬也、精算法、尤長推步之術、嘉永中、官命使正古今星座之差、數歲卒業、賜優賞焉、吾與翁比隣、爲兒時、翁每指星宿、以諭其纏度運行之理、後讀史記、禮樂律歷諸書、多不通而至天官一書、如破竹、節々迎及而解、正是翁之賜矣、

先妣一夕啓戶外望、倏見丈餘鬼物立于金子氏之屋上、大驚呼我、諦視之、則半翁蒙被立極、以候天象也、翁身長大、風貌甚偉、人目曰赤穗浪人、

距今二三十年前、有以五色砂作書畫於地上以乞錢者、字多寫行

此則妙

此翁、今尚有之、

草、畫多寫人物禽獸等物、行人環視、賞錢如雨、可謂異能矣、因抜此技百年以前已有之、非嵩昉於此時也、村瀨栲亭有觀沙技詩並序、錄於左、曰、余嘗過祇街、路旁有丐僧以沙作書畫者、余亦就人叢裡視之、略向囊中握沙、以掌後紋頭傾寫、爲筆鋒、肥瘠長短、唯意所欲而橫行倒書、左右雙下、疾若風雨、間以奔馬舞鶴種々畫、亦頗成趣、余以謂、伎如斯其巧矣、而不能不爲丐乎、惜乎使其爲其所當必有可觀者焉、然而伎如斯其巧矣、戲作二律、今節其一、曰、伎巧能當幾箇銅、半肩破衲似鴻量、禪心故謝丹青迹、生計全存布袋中、龍種知從沙漠至、仙禽將掠路塵翀、回飈一掃看無影、識破元來色即空

嘉永安政之際、江都北郊有一叟、常從奚童肩筆硯紙料而行、街頭各商以紙障紙燈爲招牌者、率倩叟而書之、故人喚曰招牌叟、方其書之、先剝舊紙、糊新紙、援筆立肆頭、觀者如堵、而叟傍若無人、一揮

是合傳體

縱横揮寫、莫不入妙、學海居士自謂、此等文字、獨占壇場、不圖爲先生所奪去、恨々、

辨之、其字甚大者、先作雙鈎、從而抹其中、書體卑俗、只取易讀耳、然以此一家數口、坐而食、不知叟亦支離其書者乎、

同時有俗畫史名平者、以住兩國橋邊、自稱曰兩國平、當時橋之西東、觀場甚多、各掲畫牌於場外、以誘觀客、其弄蛇鬪獸跳竿舞緪猨騎藏鈎飛頭短人珍禽奇獸之象、大抵平之所畫也、畫人某生甚貧、請爲其助手、始詣平、平正伸方丈紙白描已成、將布彩、命生先備礶盆、投顏料於其中、極力研鍊、己乃約袂結衿、執大小刷子、從手塗抹、生捧礶盆從其後、周旋來往、至晚茫々然而歸、曰、不圖平翁如許病我也、蓋平之畫、甜濁不足道也、然圖式異樣、丹華鮮明、能炫俗眼、以此一生悠然丹青於衣食云、

龍草廬與皆川淇園巖垣龍溪橋梅仙等、結詩社、月相會、一日戲作諸詩、得堂長三十三間秋旬、求對不得、席上諸子、爲之推敲移時、亦

皆不得、此日畠中銅脈後至、聞之、忽曰、弓勁八千八條矢、合席粲然、拍手稱之、銅脈聖護院法親王傅、好滑稽、長諧詩、

淸儋叟著孔雀樓筆記、極稱池大雅之爲人、中載。大雅語我曰僕少時習騎、其師曰、君非士、學騎無益也、然雲游千里、時或息勞款段、不知墮之術、必有傷之患矣、僕然是、於是所謂輕裝重裝兩乘參乘各色驛馬墜墮之法、盡學之、因屢免難焉、又謂、嘗遊和州、日暮無宿頭、乃入村寺、投刺乞宿、不許、於是入竹林之中、趺坐以竢曉、終夜身邊簌々乎有聲、至明視之、簑笠之間、有數小蛇蜿蜒、

儋叟又云、大雅早年居銅駝巷樋口、業畫扇及刻印、其債簿篆注之、某歲客遊、至臘不歸、其母與親人謀、作債單、閱簿則漢文篆字、不能下讀、因乞龜屋某、僅辨其半、及歸讓之、輙俯伏謝之、自玆遂改篆爲楷、予嘗覩其所用重闕本、闕中錄中等扇三柄、某先生攜歸、估直既

是用源語事、中然格調較卑、以僕見之、不若此公殺走那須原篇、日野公極口稱贊、亦嫻執政耳、

濟、或未濟云々字、宜乎母親不能解。

樂翁公好和歌、受業萩原宗固、訪人失處曰、曾見皷子花、零去尋遍黃昏家、當時朝紳長歌學者。以日野公爲第一、因付之郵筒、乞月旦、後年上京見日野公、公頗稱曩日之作、且曰、予聞皷子花、萎而不落、由是言之、零字似不協焉、然是特理窟耳、大凡歌和一涉理窟、必害乎風調、尊作格調甚高、細事不足爲疵類、唯聊告所知也、公喜謝之、後任少將、世呼曰黃昏少將、

續黃昏少將而顯者、爲春曙侍從、即小田原侯忠眞也、嘗賦春曙歌、爲時人所稱、因得此名、侯自文政之初、久居閣職、王事鞅掌、而未嘗一日廢文墨、尤善和歌、有春鶯集三卷、詩比和歌遜數等、然尙多可誦者、爲浪華鎭臺日、送人東歸曰、霞外遙回望、江山路向東、春風吹馬首、何日到湘中、樂翁公浴思園中有茶寮、曰雪亭、其即事曰、翠樹

參天覆草堂、此中心事不知忙、濃陰自有深山趣、況復幽簷焙茗香、

前代畫人用意于印章者至稀、至元祿享保之際、尙爲然、獨英一蝶印章、皆有奇致、一蝶歿後、爲豐島家之有、豐島家者、世住鎌倉岸、以賣酒爲業、其所釀櫻花酒、名傾一都、至近歲、家道漸零替、不知其印猶在否、

緒方光琳京師人也、善畫及描金、初問畫對青軒宗達、又學于狩野養朴、至江都日、借宿于深川豪戶冬木氏、爲製屛風及雙幅、皆能品也、居數年、名聲大顯、臨歿舉其印章、授門人何帠、何帠相州鎌倉人、其畫用光琳印者、爲此也、

光琳弟深省、善畫及陶、隱于洛西鳴瀧村、因號乾山、後來江都、住入谷、屢製茶盞、寄贈之金龍山義茶亭、多不下數百、至後漸四散、好事者獲之以爲珍、寛保三年以疾歿、文政中、大澤永之偶見其墓於坂

本善養寺、與抱一道人謀、爲標識之、墓面有韻語、曰、放逸無慙、八十一年、一口呑却、沙界大千、別有和歌一首、文字刓滅幾不可讀、吾嘗模索數次、略辨之、曰、憂樂事已過、唯有朝暮夢、（ウキヿモウレシキヿモスギタレバタヾアケクレノユメゾカリナル）

心越禪師名興儔、俗姓蔣氏、稱東皐禪師、心越其字也、明浙江金華府婺郡浦陽人、幼齡歸佛、居杭州永福寺、延寶丁巳歸化、初住京師、人見竹洞從學琴、居數年、越師與竹洞皆來東、幕人杉浦正職亦好琴、初從竹洞學、後親炙越師、我國傳越師琴法者、以二子爲嚆矢、正職號琴川、著東皐琹譜五卷、

吉田篁墩留畫書屋外集云、越禪師東渡日、攜三古琴而來、今皆存焉、一在于常州祇園寺、一在于人見氏家、師尤所寶愛、中斷爲二、東都良工甲良某修補、復爲完物、一在于今侍中杉浦君家、名雲和天籟、傳云、張鉞作、

余少時疎宕、甚好劔伎、賦擊劔歌一篇、爾時失稿不復省記、比來於故人某許獲之、措辭鹵莽、殆不成誦、因削潤數句、略成完物、然斧鑿之痕、竟不能掩也、歌曰、文能治內武威外、兩道相持四海泰、吾邦古來最右武、一片昆刀用亦大、誰道劔是一人敵、畢竟斯語屬冥頑、請見高祖提三尺、戡定區夏及夷蠻、劍乎劔乎君須學、護身鎭國比華嶽、潛龍躍兮出於掌、流星閃兮發於握、魑魅罔兩皆逃避、爽氣拂空清如濯、君不聞劔之動靜有陽陰、陰陽各各提三綱、陰曰背擊掠與刺、陽曰左右又中央、六綱錯綜遞變化、千鬪萬格不可量、一刀疾乎電、再刀急乎霰、三刀復四刀、刀刀應機變、格長縮斫腰、讓短伸割額、不問刀利鈍、只審刀順逆、嗚呼勝負之機在此不在彼、彼此須見非耶是、一團浩氣能不餒、雖千萬人吾往矣、友人木村生見之曰、佳則佳矣、然是爲馮婦也、其爲士者必笑之、

發揮祕奧、無復餘薀、一結出人意表、聞源白石爲韓人賦日本刀歌、余未見其詩、然彼特敘其利用、無比耳、恐未及此篇刀法之陰陽變化妙也、

此節極猥褻、今模糊寫之、何等敏絕、

田安府之臣、有岡部平者、眞淵翁孫也、性不好文學、家至貧、每鬻其藏書以自給焉、清水濱臣聞之、以黃金三枚贖之、中有翁手書數十種、凡此等事、世每有之、人之賢愚、固不同、不足深尤也、但其書之不歸故紙簏中、幸矣、

一陽齋國貞、後改豐國、冒其師名也、畫宗歌川派、以鏤版畫著、常好寫宮娃閨秀、婉媚妍麗之態、嘗住龜戶菅廟門前、會受人託、製婦人遇賊圖、意匠未動、一夕外出、久而不反、其婦坐而俟、夜將參半、有盜排戶而入、婦踣跙狼狽、不知所爲、旣而盜露面徐曰、勿懼、婦廻睇視之、即其夫也、復驚而泣、至明、豐國遂作圖遺之、圖樣巧妙、其人大懌、厚作瓊瑤之報、蓋古人用心之極、往々有若是者、然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也、予向獲其所著似顏早稽古一本、書中載寫院子肖像捷法、其說與古人寫照法、自然契合、嗚呼、豐國畫人中之吳

豐字似過褒、作盤大面似可、淑云、翻俗語阿多福也、舊譯新譯、任讀者擇取、

王也、雖非中國衣冠之俗、未可遽以夷狄貶之也、

一勇齋國芳、故歌川豐國之門人也、與國貞俱以鏤版畫著、其寫猛將健卒及千軍萬馬縱橫奔馳之狀、當時稱爲無雙焉、嘉永中、寫東都名娼之眞印行、都人爭需之聲、華甚高、一日某大族、携國芳宴于江西川口樓、使圖水神白鬚等諸勝、國芳先展小紙於膝上、對景匆匆鉤模、有一妓、不知其爲畫工、自傍調此曰、子亦知繪事乎、國芳顧曰、咄、這豐面老婆、吾他日不爲汝掩其醜矣、妓未喩、問之婢、婢曰、是畫人國芳君也、妓吃驚伏地致謝、闔坐嫣笑、國芳晚節住江東牛王祠前、今三圍社畔有其傳碑、

自古言都下之勝地者、必先屈指于小西湖、以其有山水之觀也、服南郭屋代輪池清水泊々梁星巖深川永機等、皆一寄跡湖上、爾來文人韻士居之者、不爲鮮焉、今歲春、都下貴紳相議、環湖作鬪馬之

僕所作傳不及此事、先生拾存之、可謂知己矣、

場、發工鑿混沌、而舊時風致全索矣、

依田學海與馬琴外孫某相識、借其家藏羈旅漫錄爲後記吾佛記及日乘等書、余亦與寓目焉、其書皆係馬琴手錄矣、如日乘、細字疾書、多難讀者、頃者學海據遺書及傳聞、審其踐歷、爲之作傳、頗可信也、

馬琴年近古稀、喪其子琴嶺、琴嶺婦土岐村氏名阿路、守寡養舅姑、居十餘年、馬琴失明、然尙日事著述、口誦文、令阿路筆之、阿路初不甚會字、後至莫不知焉、馬琴性嚴而密、凡內外之事、無巨細、一登之日乘、至是又敎阿路錄之、後馬琴死、而阿路尙續錄之、有小序、其意謂、家公已捐館、然家法不可廢、妾雖無似、且承其乏、數年之後、其子先死、猶有二女、養某生爲子、妻以長女、名佐智、安政中阿路歿、佐智代又錄日乘、

坦山六十初度、詩作云、明治己卯冬、臘月第五日、甲子一周前、坦山此世出、以示我、我曰、此何體、坦曰帳簿體、

皆川淇園西湖小景、富士谷翁珍藏也、用筆高古、愈玩愈妙、眞士夫之畫也、有題言、其略曰、寛政四年大村侯、令唐商沈養山取杭州西湖水越前人烏山紫山、得其餘瀝歸鄉、僧海音乞頒其半、以貽予、此圖、卽以其水所寫者也、翁卽淇園弟層城之孫也、其言曰、淇園寫畢此圖、尙有半勺餘滴、遺之圓山應擧、應擧以此又製一幅、今傳在西京武者巷某家、

頃見談山子奇談新編云、原黃裳疾病時、垣梧溪往問之、曰、吾命在旦夕、草木同朽可嘆已、垣慰之曰、子以文稿屬我、一旦有不諱、我庶使子不朽、黃裳喜曰、敢不賴故人之惠、乃擧稿授之、無幾而死、池某之病也、垣又得其稿而歸、無幾亦死、因倂上木焉、他日垣偶詣僧琴

有此一結、便做文章、

溪許、求觀其詩、時琴溪有小恙、俄起厲聲曰、余病幾已、女乃欲營後事歟、

太田錦城負才、睥睨一世、毎罵徂徠春臺等曰、彼輩說經、與小兒何殊、文盲可笑、古賀精里遵奉程朱、然門人有譏物氏之學、必曰、汝輩徒知議古人、而不知其功于世、正德享保之際、護園諸子並出、因文明道、以破固陋、雖予之不才、夙得窺夫子之宮墻者、賴此也、故精里門人、與異學角長短者、至鮮、

昔者聞諸純齋先生、曰、樂翁公執政曰、欲以龜田鵬齋充儒員、召而接之、公視鵬齋肩衣與其服殊徽章、問曰、先生服章、上下不同、何故、應曰、窮生所著、皆柳原肆頭故衣也、何定徽章之有、公色弗懌、鵬齋出語人曰、相公器小、不足共語也、

朝川默翁、善庵先生義父也、爲人寬厚重義、嘗因事怒先生曰、不成

先生外舅、有此偉人、可美可羨、

家則、無相見也、蓋激之也、於是先生家于外、垂幃敎授、弟子日進、其講會、宅陋不能容衆、外王母春田氏、負兒外出、竢衆去而後入、居無幾、松浦乾山公以賓禮聘之、於是默翁召還先生、喜曰、吾預知有今日也、鵬齋集中有翁傳、可併見、

善庵先生晚歲應大村侯聘、西征、先發、卷菱湖書詩並序送之、曰、厚聘招賢、事久不行、謂衰頽使然、不可挽回、去歲二月、大村侯請吾善庵、師賓之禮、無所不至、是當爲草茅吐氣、矧見之親友、歡抃何己、今春正月、促裝上程、聊作小詩以攄微衷、所恨筆墨荒蕪不足以壯行色、是可深恥也、蓮峯瑞雪帶新晴、眼看蒲輪輾遠程、道路三千身老大、尊前却覺別離輕、天保十三年壬寅歲、辱知生卷大任拜藁、其幅絹本楷書、文字大小相間、行款多少不同、而筆力精妙、世所不多見也、大西椿年舊藏芥子園畫傳、今爲友人堀越愛國之有、卷首有椿

年記印紙墨鮮明、筆意可法、又觀董青蟆先生藏本、初見以爲唐刻、諦視之、則係本朝寶曆四年河南樓翻刻、蓋舊榻也、余觀畫傳多、但佳者至鮮、特以此二本爲善版、

前田夏蔭、淸水濱臣之門人也、長考證歌學、兼善筆札、每語人曰、昔者先師泊泊翁寓乎湖上、予每從翁歸必彷徨湖邊、自謂才駑學不進、寧去學他事耳、既而又謂、廢舊就新、有損無益也、如斯者不知其幾十回也、今而憶之、其恥湖多矣、晩釋褐仕幕朝、與蝦夷墾開之事、當時夷地有名無字、乃倚音塡字、方今所用地名文字、大率其所定也、

高野僧古岳、負琴旅遊于四方、到東都、岳素好和歌、歷抵諸歌學士、皆不合、最後見夏蔭翁、其說頗相投、執手共談、如舊相識、大沼枕山有贈岳詩、其人雅澹高古、可想見、

松崎慊堂好說文、故論字畫、審詳精到、所許不過掖齋稻川二三人、每曰、方今臨池家、無知字者、獨菱湖可共談也、故凡有書筆之事、必使菱湖寫之、而菱湖亦以此大獲益焉、曾歷遊于岳陽諸州、駐府中旬餘、一日有客、問舍主人曰、館者爲誰、答曰、江都書家弘齋先生、客哂曰、豈作僞字弘齋邪、菱湖隔障聞之、意太不平、乃出而接之問其名、答曰、稻河玄度、試論字、考證精確、菱湖大服、

稻川居士有咏春雨六言詩、頗可誦、云、焚香默坐半窓、酌玉淸談一室、抹月批風他時、惜花聽雨終日、花飛千樹萬樹、雨暗三峰五峰、惆悵今春又過、堪聞薄暮烟鐘、

一齋齡躋大耋、小患健忘症、其在講筵講經、無異平日、然已罷則忘其所講處、安政中疹病流行、人多死、乃作驅疫鬼歌、字句之間、亦未有所誤也、歌曰、疫鬼疫鬼何爲虐、橫行南市又北郭、一觸忽注冥簿

名、雖有扁倉不可藥、兒哭父弓弟哭兄、殯斂無暇營棺槨、鬼去鬼來晝又夜、滿城慘慘秋色惡、吾問疫鬼汝定知、洋夷方今逞拏攫、汝亦日本國中鬼、何毒不辜徒戲謔、疫鬼疫鬼若有靈、殲殺墨英與佛鄂、

艮齋每聞好詩、必指書膝上、或問其故、曰、某天賦遲鈍、且乏記性、爲此者、備其遺忘也

艮齋已爲儒官、書生寓家塾者太多、或密告曰、塾密格甘、人非皆柴也也、請小戒之、艮齋笑曰、在昔吾亦夫甘者之賴焉

勝田獻、字成信、居四谷、家至貧、著貧政一卷、文章警拔、理致高邁、余甚喜之、今擧其一二、曰、一切物從其有無、自有所宜、故米穀足則爲飯、不足則爲粥、甚不足、則糅之以蘿蔔蹲鴟之屬、乃他人一日之食、余三日食之而有餘、又曰、衣服用草綿、破則補焉、大抵五年而新之、若不能新之、則就骨董市買故衣、因想是必狂生換酒者、今復伴斯

僕嘗讀友野霞舟貧政序、愛之、不圖今讀其一則、果奇書也、

奇想

癡呆者、日蒙硯頭塵、不知是何因緣也、襲瓦石以錦綺繡緞、人誰不笑之、容我迂愚之躬、蘿衣藤帶而足矣、又曰、窓頭則一几一硯、一刀一墨、筆管止于兩三莖、紙箋止于數十葉、不足、則以庭上芭蕉補之、厨下則一壺一杯、一鐺一甕、彼是兼用、但酒茶具忌相兼、兼則兩失氣味、儲磁器一二而可矣、又曰、床頭恒置一瓶、挿時花數本、則香氣自滿、坐若微風入窓、片英落硏、則和墨磨之、臨法書兩三行、覺字字有花氣、入盃則直葬腹中、肝腸亦馨、經數日、花瓣落盡、更挿新花、無則猶留空枝、譬諸落飾美人、雖無紅粉粧、自有天然妙姿、勝空瓶萬萬、余浮海遭風波、必病暈、某年乘船出外洋、逢颶、凭欄嘔噦、片山木仙扶持我、且被酒距踊、毫無懼色、余曰、吾兄無船暈、可欽也、木仙笑曰、方此大颶、泥醉狂騰、又是一派船暈也、

予己有船暈病、又有車暈病、凡在車上、四面密蔽必眩焉、毎戒家人

屋代輪池以書法著、此段不及、何也

磐溪學問文章、元是名家、然書法則甚劣、所謂正傳者、恐無効也、

曰、吾死當窆乎棺、不然必發棺暈、
屋代弘賢本爲塙檢校之記室、雜駁多聞、類檢校、後遂立一家、文化中開局。著古今要覽千卷、僚吏書寫、日夜不閣筆、平生自奉儉素、有餘則購書、晚年築書庫三宇、所有典籍踰萬卷、資乎考據者最多、
卷菱湖與葛西因是、並住於輕子橋畔、大槻磐溪自幼識菱湖、屢到其家、因又識因是、菱湖深愛磐溪之才、時或執手以授運筆之法、故磐溪每語人曰、吾之於菱湖、雖不執弟子之禮、書法則其正傳也、
杉田元白號鷧齋、善蘭學、業醫、文化中、難波卷有刻懸鍾者榮一、有疾來乞治、及愈曰、僕請塑尊像以謝恩、後久無跫音、鷧齋亦忘之、經三四歲、偶至、曰、刻成已久矣而似與不似、不能自定、故常置之坐側以示人、皆曰、是杉田先生像也、僕以此信其不與眞甚相遠也、敢以獻焉、像今在玄端先生許、高尺餘、著道服、拱手而立、其運刀、面首極

此亦一偏見、凡作文字書畫、巧思力索、然後出之、然後見其妙、若乘興揮筆、決無得妙理、

精細、自肩以下疎脫、而其風致有不可言者、

安井息軒鐵坊主傳曰、鐵巧彫刻、鮮介翎毛、莫不逼眞、資焉以遊於四方、不常其所、其友嘗囑刻蟲豸數顆、鐵許之、不來者六年、一日忽至、曰頃得佳榴於南總、請償前諾、遂留四十日、刻十餘顆、既哺食、曰、諾既償矣、請行、問其所之、曰、宇都宮、余以謂、自古勿論藝之若何、名人所爲、往往如是、如雪山之書霞樵之畫、興至則一日寫數十紙、興盡、則數旬不濡筆、故其作渾然天成、絕無輕巧之態、鐵之技近之、

大雅之畫、贋作甚多、雖門人弟子、不克鑒別之也、大雅歿後數年、門人於香華院、擧追福之典、各齎其所藏大雅眞蹟而展觀焉、有某生、自大雅在時、作贋爲生、諸子賤之、不肯召、既而開宴、生至乞與會、不得已而可之、生歷覽室中之幅、回而就坐、謂衆曰、故先生眞蹟膺集、可謂盛觀矣、但其間有三贋筆、皆吾之所作也、是決非故先生親授

者也、問之、果然、

生父得齋先生、性至懶、一日家人外出、留一僕給之、先生使去買茶、會同巷平松氏遣僕餉餅、僕呼于戶外、先生應而不出、如此數次、乃入室而窺之、先生据几讀書、顧曰、家眷出而未歸、煩爾重來、僕曰、奴且辨之、乃去廚房、移餅于盆、將去、先生問曰、所贈何物、答曰、栢葉餅曰、乞將去來、香茶將至、吾且試一喫、

矢口浩號謙齋、武州本莊人、本姓森田氏、幼時學畫、年十七、嬪于幕人矢口氏、其家近先人之居、一日來見曰、小子欲從先生爲讀書人、肯許否、先人曰、成人始就學、中道不廢者幾希、曰、不廢何如、曰成之道也、曰、小子即不廢者也、先人奇其言、遂執師弟之禮矣、於是謙齋絕意繪事、日夜讀書、不暫休、居三四歲、業初成、乃謀先人、改修宋學、以其便仕途也、後堂試及第、與岩瀨蟾洲永井介堂交契甚厚、中歲

一瑣事、於不經意處、寫出、奇絕、

四方于役、晩遷監察、明治某年、隱于駿之濯足村以終焉、

先人之門人、各殊其學、矢口謙齋信程朱之學、中島昌庵杉本仲達、修軒岐氏之業、古川逸記居神職、故其學雜神道、抱才蚤沒、可惜也、服部應賀晩年弟子也、號萬亭、逃于小說家、

余齔童時、先人外王父相尋捐館、故無與聞其說焉、後讀其遺文、始得窺一班矣、蓋先人喜李王脩辭、故其文奇古艱澁、多難俄通者、外王父好考據之學、故其文引證該博、有似類書、我皆不欲之學也、學者云、栗山山陽之文、句法疎拙、助字不謹、而吾喜之、以其亂頭麤服、不滅天眞也、人之好尙、雖骨肉有不可誣者、

松崎懷松翁博學長文、晩歲爲儒官、翁甚短視、一日爲諸生講書、講中止、翁左手翻回書、右手執烟管、將傳火、會家猫蹲其側、翁不知誤以爲烟盆、管首摩其眼、猫駭踊躍而翁亦喫驚卻坐、諸生觀之皆掩

僕今乙酉春遊京師、過

口、

山崎闇齋與中村惕齋、壯歲苦學、博覽相誇、某年闇齋疾、痾臥床、惕齋以爲彼近日罹病廢業、吾以此時獨自淬勵、不憂不出其上、乃取未讀書、肆力研究、一日去問闇齋、闇齋病未愈、踦虎子、蹙額忍痛、然尙對卷不絕誦、惕齋見之、服其力學、

梁蛻巖與源白石室鳩巢三宅觀瀾爲詩友、故集中有寄三子詩、及和韻等數首、其寄鳩巢四首、第一咏鳩巢、第二咏白石、第三咏觀瀾、共佳、然竟不若第四自咏之好也、其詩曰、播州故郡夜郎西、薄官蕭然遷客齊、浦上青楓風雨夕、思入萬里夢魂迷、蛻巖一生不遇、非三子題達之比也、然至其風流高逸、又非三子之所夢想也、是以其自咏者、風味最長、而蛻巖亦不自知也、

一齊一生富貴、山陽貧窮終身、然至死後、山陽名益顯、一齋名漸落、

山陽故居、造構極巨、眺望洵佳、當今東京、以文字爲活者、決不得有此等居宅、所謂貧窮者、不知何指、

似下如翠與接伴一同著此伎者上作

米庵書名噪一時、富比豪賈、菱湖傭書營生、時欠酒錢、然至今日、菱湖眞蹟、人爭購之、米庵文字、堆積不售、由是觀之、身後之事、實不可知也、

予得古印一顆、曰凍古印、方七分餘、高一寸九分、自頂至身半、彫蜘蛛蜻蜓各二、篆曰、古墨輕磨滿几香、字體溫雅、予以爲非凡刀也、質之中井敬所、敬所曰、此模刻耳、原印本爲向山黃村之有、今轉歸某氏焉、因示小冊子、卽其所自閱古印之譜也、譜中載其原印、篆體高古、韻致可掬、予視之撫然、嗚呼、優孟衣冠、非不好也、然比之其眞、自有不可欺者、厚印左旁有栖賢學篆四字、亦佳、

火筆畫之事、詳于塙檢校今物語屋代輪池燒畫考云、然吾未見其書、聞文化中鳥羽侯工火筆、傳之猪飼如翠、歲辛未、朝鮮聘使來對州、如翠與接伴之員、以其技示使人、大學生李文哲甚奇之、作詩稱

接伴使如翠奏其伎、何如、

將尋常寒暄頭一點綴來、最妙、

先生容貌清癯、風格極高、靜坐彈琴、定是好狀貌、不似百川黑醜陋劣、

讚焉、前今二十餘年、涅岸鄉有善火筆者、年六十左右、於紙上及板面寫花卉禽魚等物、予一再觀之、今按其居、爲吾對門隔水之處、翁仙去已久、鄉隣無知其名者、惜哉、

蓁齋先生一絃琴譜一卷、嘉永紀元上梓、曲數不過十餘章、慶應中第二卷刻成、中多名曲、余向親受須賀曲於先生、亦佳曲也、此卷逸之、可惜也、今春以來、患臂久廢琴、古人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但此心幸未茅塞、因作其譜、以附卷末、恐失其傳也、

一絃琴曲中、有明石須賀枯尾花歲之尾歌戀慕等、明石、述在原黃門須磨謫居之意者也、須賀、以菅根之長比人壽之久、雅類也、枯尾花、宮人伊勢所作、歲之尾、歌博士躬恒所作、共出古今集末卷、歌戀慕、原出箏曲、閨怨類也、我特喜此五者、每興至、必彈數曲、不復問其伎之工與拙也、然比之陶靖節無絃、尙有不能及者、

耐軒翁更稱碧生、又析其字、曰王白石、以詩酒爲性命、或沈醉不辨人事、倘突口成韻語、間有長篇大作、然隨得隨棄、率不留稿、余藏其五言古一幅、改竄塗抹、不似其平日、性之所好、有時又爲此耳、詩曰、不覓金僊方、不服上池藥、有客且對酒、無客亦孤酌、南庖憶鱸蒓、北食倘酥酪、我亦擷吾蔬、不云滋味薄、芳柔纔出釜、其美不在嚼、可以侑一觴、自酬仍自酢、一唉欲誰知、微吟或間作、悠々無功鄉、淵々黃塵脚、寄謝世塗人、較君贏幾著、題曰、丙辰春日書、近製飲酒用昔人韵一篇、詩中且改便、亦改旦、不改詎、其改脆、仍改還芳柔作柔香、一觴作齋觴

某年際夜、十返舍一九就所識家、借浴釜、元旦早起、燒薪燃釜、頃之賀客至、留飲酒、且勸浴、客乃解禮衣、赴厨下而浴、一九竊穿其衣、歷抵里正及近隣數家、祝正而歸、一九素長身、衣不稱體、手脚露出、觀

者失笑、
幕朝之時、大將軍薨、則大學頭林氏撰其埋銘、擇士大夫善書者書之爲例、昭德公墓碣、矢口浩書之、或曰、温恭公墓碣川上廸書之、
川上廸號花顚、仕至大史、初學書男谷燕齋、後心醉李北海、頗得其精髓、甚嗜酒、平日所御書卓、上面穿孔、鑲以火盆、以便煖酒、日銜杯弄翰、至夜半乃止、暮年患風痺、指頭拘曲、不能自由、然有門人至、口銜筆以授其法、
謙齋翁志氣軒昂、不顧細事、頗有酒量、安政中、從竹内野州渡唐太、衆懼欲反、翁不可、使夷擔斗酒而從、北行數日、深入不毛、戊辰之亂、與介堂等北走、據函館、明年夏遘病、浴川汲温泉、將歸、聞函館陷、自至敵陣乞執、敵兵寘之獄、翁鼾睡三日、言笑自如、後改四于南豐竹田、經一歲、赦歸于駿、與古賀茶溪林鶯溪聽學政、及藩國廢、剃髮捿

寫得精細不落俚俗、妙甚、

有此佳傳、何待鶴翁、

一語慨然有今昔之感、

妙絕、似勝前數名家、

遲、戊寅春、挈筆硯、遊於甲信兩野之間、回至東京、拜故將軍之廟、掃我先人之墓、將去、遇林鶴梁、鶴梁素服翁氣節、曰、吾欲爲子作傳、翁笑曰、亡國之臣、幸人之無知、何傳之用、遂西歸、未幾而沒、

義父切雲先生好尺八、與櫻井栢亭等結社、月一相會、時余尚幼、周旋於茶酒之間、故能識栢亭、爲人溫粹工書、尤信松雪、聖廟仰高門外榜示、其筆也、新政之初徹之、今無有、

屈原離騷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兮、正則、平也、靈均、原也、是爲字謎祖、後世陳亞亦謎其名、曰、若敎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强生稜角、一亞字耳、而縱横內外、說得周到、妙甚、邦人中井履軒、併其姓名鄕貫爲謎語、曰、檻泉三箇、左壅右涸、理債逐人、得一莖禾、屈直委心、寄半行書、奢者不久、板木作土、水鷲樹春、自古爲都、欲求其郡、從和仲、欲知其國、問長沮、予亦倣顰、自謎其姓

奇計、然有後段一等、益妙、

作亦諸公之惠也、何如、

名、曰、七情未發四德於心、欲往問伯、獨從水滸、

韓大年有古帖癖、一日估客携來史維則大智禪師碑雙鉤本示之、大年熟視半晌、顧取荷包中金數枚賞之、客驚而辭、大年曰、勿、余仰望此帖久矣、但未審傳到吾邦否也、草本拙惡不足見、然因之以知其既有舶載矣、顧應他日得觀其原本、是吾所以喜而酬也、此事見栗山題跋、今忘其文、因錄大略、

詩佛嘗北遊、適某老畫來告窮、詩佛叉手沈思、忽曰、吾有一策、請安之、乃詣文晁借外套、文晁爲田安府僚屬、外套係公所賜、詩佛令老畫破之、僞稱文晁倶遊上州、方是時、文晁名聲動都鄙、故各邑素封家爭延以乞揮灑、以其服葵章、無有疑者、及去金帛滿行李、既歸、詩佛語之文晁、文晁寛雅、咲而止、詩佛又移書所過諸氏、曰、向老革非眞寫山翁也、邇者生理蹇澁、糗糧不繼、僕深憐之、因授計、詐稱扶蘇

項燕、姑收人望、以救急耳、然以此頗助興復之計、不敢不謝、諸氏素知詩佛飄逸、亦唉而止、

關思敬號雪江、鳳岡翁以來、以書仕土浦侯、至雪江衣鉢相受五世、爲人醇謹而有奇氣、嘗盛服歸自侯第、就途上露肆買油餻、擘其笞包而去、觀者嗒然、而雪江不顧也、絕好淨瑠璃曲、每至混堂、必於暗處演一二節、同浴者皆知其爲關先生、旣出則恭謹沈默、如不曾知者、率以爲常、又嗜詩、邃書論、然筆勢柔媚、乏橫逸、蓋爲法所羈也、余每云書雅而人不雅者、蔣塘也、人奇而字不奇者、雪江也、

月仙之事、諸書所載不同、或曰、勢人、或曰、尾人、又曰、在京學圓山應擧、又曰、在三緣山學櫻井雪館、今閱其列仙圖贊、係于安永中刻成、爾時己爲寂照寺主、然則於二子爲先輩無疑焉、其衒畫得錢、以救濟窮民、非尋常淨行者所能及、洵可尊也、然箇一點塵念、猶使其技

不能至上乘、後之人、無其識而學其筆、不墮外道者希矣、

栗山年七十、賦謔歌曰、七十之春、乙丑之年、可憂之世、未死之身、(シチジフノハルハキノトウシノトシウシトイフヨニシナズヰニナリ)數歲以來病舌、言語不明、因又賦曰、五十餘年、講經騙人、天破吾舌、口不能言、(ゴジフネンサウナコウシヤクシタユヱニシタガヤブレテモノガイハレヌ)一日鈴木白籐遇之、栗山曰、僕今得一詩、從吟之、音吐苦澁、不可辨、乃呼筆硯、錄以示之、曰、栗山生世蛇添足、寫字吟詩足亦足、七十古稀身未死、醜顏猶費太倉粟、

前所志華山悔齋栗園之事、見鈴木桃野故紙背書、自寬銅脈餘齋立靜閒齋之事、見本間游清耳敏川、兩書共多佳話、桃野嗜詩工字、嘗書其所聞雜件于故紙背、後積成冊、因以名其書、游清豫州吉田藩醫士學問廣博善國雅、與清水濱臣岸本弓紘等爲莫逆、平素所聞見、無古今雅俗之別、一切錄之、以年分卷、即耳敏川是也、二家筆乘未鏞梓、故世間希有、

淺野梅堂更號蔣潭、故赤穗侯支封、身雖居清要、世味淡泊、常與詩客文人交游焉、墨水之東有別墅、其柴門顏雖設二字、時人稱其風裁、雅工書、旁弄丹青、又善鑒裁、前後所閲書畫、不知幾千萬軸、其間有賞心會意者、必錄其書法圖樣及欵識、從評品之、後裒爲數卷、題曰漱芳閣書畫銘心錄、

大石眞虎尾州人、來住江都、畫出土佐氏、別開一面、嘗多閲古畫卷、一々留諸臆、故其寫史傳故實、皆有所據焉、爲人疎宕、有酒失、一夕與客宴于深川小華樓、乘醉喧鬬、破障戶、翻掀筵席、餘激動比隣、事傳遠近、於是大懼、奔浪華、悔非改過、一意攻繪事、百人一首一夕話圖、當時所作也、蓋使酒鬬人、傷風雅多矣、然有此一失、有彼一長、如眞虎者、可葑菲論之也、

余聞之簡堂先生、曰、自古家塾之盛、莫過遠思樓、塾生時至三百餘

人之多、其中有士人、有農夫、有浮圖、有方技、種々不同、嘗有一貧生、月俸不給、因假裝頭陀、出市乞錢、一人問曰、子知佛經乎、曰、不知、曰所誦何書、曰、蒙求標題、

先人傾長、一日造故人某宅、門甚陋、乃俯而入、主人見之、戲曰、非門之低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蓋邦音交通公、先人笑曰、謂門蓋高、不敢不局、

西本願寺某上人作大屏、請岸駒畫虎、使問潤筆之資、應曰、百金、使者反命、衆曰、就令漢人生致虎、莫以過六七十金、況畫人筆頭一大蟲乎、岸老貪婪可憎也、上人不顧聽之、居數日、畫始成、於是岸駒以黃金一百枚先畫屏而至、曰、謹獻之彌陀如來、

岳陽原驛故家植松氏、多貯藏書畫、中有岸駒二大幅、一爲陶靖節遊山圖、一爲周處斬蛟圖、後者最妙、處祼身約頭、右執刀、左挾蛟首、

牛身出水、意態生動、蓋其面貌、據南陵無雙譜、而全局結構、別出新意者也、嗚呼、有此等筆、而後知其名不虛也、

小野田廷賓號東川、自幼侍杉浦琴川、傳越師琴法、有出藍之才、幸田親益多紀藍溪設樂純如杉浦梅壑等、皆出其門、東川臨歿、贈藍溪琴、越師遺物也、後罹災、藍溪歎曰、我道已矣、吾豈聘無鹽而樂者也哉、不復操琴、

從藍溪問琴者、爲桂川月池浦上玉堂、月池有巧思、假水府名琴虞舜摸之、莫與眞異、人謂工倕復出焉、玉堂之事、見山陽遺稿、亦偉人也、親益之門、有兒玉愼純如之門、有蘭室上人、琴學之盛、實自二子始、上人爲淺草眞龍寺主僧、老後失明、不能皷琴、唯口授指法、愼字默甫、號空々、居牛籠、從遊最衆、予見其琴會約、雅尙可想、今錄其二三節、會人曰、同社人也、或不速客來、不甚俗者弗妨、但挾貴誇富、不

解字等人、俱不許、會期曰、一月一擧、或二擧、以風雨寒燠不更期、已集酉散、不卜其夜、失期者、不到者、並不罰、會地曰、牛門外安養精舍也、若有故、則換之、必以佛院若別業、蓋避人家雜還也、會具曰、一茶、一菓、琴二張、几二坐、或臨時有力者、別供酒核點心等、不復妨、

謝蕪村善畫、又善徘歌、皆與大雅同工異調、亦一代之豪傑也、其如梅遠近可南可北句、力量氣格、足以爲林處士後繼焉、安西雲煙名家書畫談載、野州鉢石齋藤氏、舊有蕪村戲作源平盛衰記畫卷、至後失之、傳曰、天明中、蕪村東遊、托跡其家數月、會主人讀盛衰記、蕪村橫臥其側、隨聞隨圖、不思重數十紙、後蕪村沒、其婦慧猾、自至其家、誑奪之、鬻以換金、予屬閱蕪村書畫戲記、有吾無妻子眷屬、以書畫爲妻子眷屬語、據之、其後年來稱婦者、恐奸人所指使、不啻瞞當時主人翁幷瞞後世雲煙爾、

程此詩、殆是凡樣、不及原作、不音數等、

桃青其角後、得俳歌三昧者、爲雪中庵蓼太、其五月雨吟、誠爲絶唱、清人程劍南在崎嶴、得其歌箋、翻爲詩、有序、曰、蓼太先生者、隱君子也、都人士以爲金馬侍從之流亞矣、乙未春、於崎陽客館、得俳歌一章、云是先生所賦、僕不能讀其國字、故就譯士某得解、則與在景中、意在言外、其非俗品可知、蓋僕有所感也、因賦一絶、寫其意、傚顰之誚、所不辭也、詩曰、長夏草堂寂、連宵聽雨眠、何時懸月色、松影落庭前、

清人沈銓、號南蘋、沈德潛之同族也、善寫飛潛動植之眞、用筆如針、布彩如繡、纖巧精微、妙入神、有德公稔聞其名、厚幣招之、於是南蘋與其門生鄭培高秉均等、渡海而來、實享保十六年十二月也、南蘋在崎陽、開館作畫、大小數十幀、成而獻之、公大悅、賜玉帛黃金等物、酬其勞、居三年、西歸、偶同舟、有遇阨者、釋金救之、既還鄉、集親戚故

蓋與之交、獨不喜其爲人耳、

舊、分所獲珍寶、一室間居、蕭然如前、沈德潛丹青引、袁枚贈南蘋詩、言之詳、眞君子人也、

詩佛西遊至津、遭忘却先生者、臭味投合、情太相得、見拙堂文中、或曰、詩佛接人、不設城府、新舊交友如一、其遊京攝、與諸文士交、嘗劇談、如熟識者、而獨不慊於篠崎小竹、一見不復訪、是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信也、當時小竹有與詩佛山陽舟遊作、可證焉、曰、霞彩追舟映細淪、涼風勸酒起青蘋、快哉今夕知何夕、相遇三都三故人、一見不相訪者、安得以故人稱之哉、

去年秋、官於東臺開繪畫共進會、別設參考室、展列古畫、江州某寺地獄變相圖、在其中、巨勢弘高所筆云、圖中有夜叉載鬼一車而走輪中不作輹、墨暈之而已、篁村翁頗稱賛之曰、方車輪急轉時、不見輹、洋人所畫、皆如是、弘高在于千歲之上倣之、其用意之密可見也、

使此妓年少、乃成一佳話、可惜、

翁之許畫、精詳細微、類如此、

地獄變相共八幅、其十王三途、餓鬼畜生、刀鋸鼎鑊、判燒舂磨之狀、可驚可異可懼可哀、世間地獄圖誠多、情勢類兒戲、無發畏懼念者、至有畫以觀之、地獄却嬉謔句（エデミテハヂゴクノハウガオモシロシ）、以是幅視之、何止脊壞、

松崎慊堂爲書生時、祖鄉人於品川、日晩宿娼家、夜半起坐燈下、出書卷讀之、娼恠而問之、慊堂告以書生苦學狀、娼曰、狀元一月學資幾許、曰、不過二方金、然吾輩貧窶、動則生缺乏、娼笑曰、是妾一日之花費耳、得之非難、妾且辨之、慊堂悅而去、自是娼月必遺二方金以助之、慊堂以此得專攻學焉、後比成家、娼年邁色衰落籍、於是慊堂迎之居於家、俸養豐備、以報其德、

長崎春德寺僧鐵翁、畫名太高、與木下逸雲三浦梧門頡頏、清人寓其地者、多執贄從學焉、前五六年、有客自西歸、曰、向鐵翁老禪七周

忌辰門人故舊、詣寺爇香、且萃老禪畫幅賞觀、中雪中山水居多、平素所慣手云、予嘗看鐵翁題畫詩、曰、雲去空山青、雲來空山白、白雲只在山、常伴山中客、可謂狐白裘卒落老禪手也、

清人顧祿字鐵卿、善庵先生海外友也、所著清嘉錄、先生重刊行、又嘗贈大學釋義及秋晚獨釣圖、天保壬辰、鐵卿寄書逸雲、轉致畫箑一柄叢稿一函、爲謝、且寄以詩、中有寧宇刻憐歸闕伯、著書傳說重名山之句、先是逸雲誤聞先生遭火、報之鐵卿、故云、

假名世說載祇南海諧詩、前是未聞有此種體、天明寬政以後、漸行于世、其作法、與漢人戲作者自別、非邦人不能會其妙也、山東京傳觀金澤侯鹵簿詩云、金紋一對箱、鞍上虎皮覆、借問大名誰、松平加賀守、文政中、昌平學舍有植木生、亦善之、當時士大夫之子弟講書處、在樓上、生擬唐詩云、看二階兮多馬鹿、攜語類鼇(ホヂル)遲々、房住(ヘヤズミ)稽古

馬琴方正嚴格之人、然病於褊急、不若此翁之快活也、

長。如此、君出役兮復何時、遂爲人所告、蒙譴責、法當逐、舍古賀侗庵理其事、乃引生至前、下其案、生將小有所言、侗庵微笑曰、子亦幸人哉、古來以詩獲罪者、唯子與東坡、生聞之、不辯而去、

自古畫人躋壽域有、指不暇僂、而其達上壽者、在彼黃公望、於我北齋翁是也、翁年八十八、著彩色通、題言有言、吾將欲九十變畫格、百歲改此道、其矍鑠可想見焉、爲人举落、不受人羈束、嘗與馬琴作水滸傳畫、馬琴謹嚴詳密、議多不諧、遂使豊國代己、又飲酒糜財、貧不自聊、乃質其名借金、因號卍老人、翁畫品雖不甚高、宇內萬象、無不隨見入手、其健筆、古來所稀見也、所著北齋漫畫、爲西洋畫人所稱、

大槻磐溪妙齡有文才、年甫十六、質文於葛西因是、因是視之曰、與吾少時作酷相似、其評中有前途可期語、廿六歲時上京、見賴山陽、山陽書其文後曰、後來有望、後竟成一家、二老之書果驗、

一段艷絕幽絕、是才子之筆、僕嘗讀頼山陽百合傳、佐其勃寧直寫、絕無婉曲筆、今及關此卷、始知近人不及古人語之謬也、

磐溪翁近古史談、事實精確、文章雅馴、可以彌縫逸史外史諸書焉、翁次子復軒語我曰、先人言、吾錄山内一豐買馬事、取材藩翰譜、原文不說馬之骨相、然無之則一篇文章、全無精神、風骨駿爽、奮鬣一嘶八字、吾以意加之也、

余問椿山先生男某曰、故先生爲人製畫至多、不知亦有所遺家耶、答曰、先人歿時、予尚幼、其詳無得而知也、傳聞、先人性行謹慤、受人囑必果、及病篤、知其不起、以所有贈囑者、塞其責、故古人畫幅、有一二存焉、至先人之作、全絕跡、

安永天明以來、閨秀有才情者、不乏其人、然予常傷世間多暗投之玉而少雙飛之鸞也、若夫得佳偶、琴瑟和諧、以得伸其才、則非啻其身之幸、抑亦其夫之幸矣、來禽、高芙蓉婦也、玉蘭、池霞樵婦也、並善畫、紅蘭梁星巖婦也、有詩才、此數者、皆幸而于歸名士、廻錦心、弄形

管、應酬于戸庭之間、荊釵茜裙、忘貧安窮、以君子偕老、豈非名媛中之一大樂事乎、或錦其衣、玉其食、香幃蕙帳、圍繞其身、以蒲柳弱質從但繪下材者、比之前者、其幸不幸何如也、

京師某酒樓、客來漸稀、生業隨落、圓山應擧素知樓主人、聞之、爲製一幅、使揭之樓上深奧處、其圖美人新出浴、顧覗明鏡、而鏡中寫影亂髮鬼色目眥横裂口角滴血、使人悚然不能諦視、於是都人相傳、爭來觀之、一月之間、得數百金、因之遂挽回衰兆、

妙法院法親王召畫士數人、賜宴作畫、乃迭立執筆、從其所好塗抹、頃刻間、山水花卉滿席。獨吳春初在傍觀之、未敢出班、人々竊以爲席上多佳作、吳生氣沮心怯耳、頃之、吳易展二絹素、各寫月、他不復添一物、而其行墨、一則朦朧、一則淸淡、不言見春宵秋夜之別、王大悅、賜物賞之、

慶元以降、言繪事者、非土佐則狩野、其餘衆派、亦莫不皆由此、大雅一出、別立法門、離形似、寫情致、世始知有此種畫、靡然從之、應擧接踵起、不屑依人之廡下、專唱寫生、力傾一世、吳春與是同時、又別樹一幟、內漢外和。心古意新、所謂四條派、是自出焉、要之、三子者皆畫祖、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前七八年。竹堂獲歙州石古硯、長七寸餘、濶四寸、厚一寸、石質緻而潤、下面漆黑上面灰白、處々見散金、池上刻鏤、左龍右鳳、風韻殊長、頃者都下鬻文具者、傳觀、各欲得之、議其價、或曰、百金、或曰、二百金、竹堂聞之曰、原無意賣之、尙何論金多寡、初得之時、來示我、我於物無留念、及見此、流涎三尺、手不忍放、以意告竹堂、竹堂曰、余且貸之、但不欲之卑也、竹堂北遊、硯寓我机上半歲、因思此物歸竹堂與歸我同、不必病不爲其有也、硯本無名、予呼曰二靈、

其字作我、何如、

論畫法處皆佳、蓋意工苦心、先生得之耳、

唐代以名畫著稱者、以王維吳道子李思訓父子爲巨擘、然吾未見其蹟、嘗竊謂、古今人無甚殊、但是古非今之心、未究其實、而浪艷稱之耳、今春官再開繪畫共進會、因觀西京智積院觀世音巨幅、相傳、吳道元所作、相貌端莊、筆氣高古、斐錦之細、實奪七襄之巧、可謂稀世之珍也、昔者閻立本見張僧繇畫曰、虛得名耳、已而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予觀此幅、低徊半日、不能去、乃知閻之事不虛傳也、

場中別有任水監琴棊書畫四大軸、故大村侯秘藏也、每圖、結構整嚴、向背照應、改一不可、其人物、意態閒雅、衣裳襟袖、寬窄得宜、無吳帶曹衣之弊、其他琴瑟筆研壺瓮几案樹石草花之屬、隨類布彩、無纖毫俗氣、誠非凡筆也、此圖、傳寫在世已久、吾觀亦多、然當時未知其原本係誰人筆、而爲誰人藏、或云、在祕府、或云、已罹災、今而始知其所在及作者焉、任名仁發、字子明、號月山、元初人、仕至水監、治水

簡潔有味、得大雅風神、

有功績、履歴散見浙江通志青浦縣志佩文齋書畫譜等、可幷見也、

大雅出市、聞嵐山櫻花方盛、遂往觀之、歸路饑甚、而腰無錢嚢、偶見路傍賣餡者、乃陳姓名來由、乞而啗之、已抽墨斗、寫小景一紙、申謝而去、賣餡者反家、語之人、明日來乞者、相踵于戸、乃賣以獲利、於是自詣大雅、復索之、大雅曰、一之爲甚、豈可再、

香亭雅談卷下　終

香亭雅談跋

兒童戲甲俯其手乙以指摘之甲忍痛又摘乙手層累重疊更代相摘高如其身乃止謂之鼬戲禪家初機鋒相對遂不相下互相辨難高者益加其高邃者益加其邃各自謂彼所見淺近耳不若我之高只邃不知甲乙相接更代層累是亦一場兒戲矣余不解禪理而友人中根香亭頗好之每相語動不相合頃讀其所著雅談稍有及此理者余益不報遂書鼬戲以質之若夫書中數事精細寫古人處鬚眉活現文氣益高文情益邃余則夐乎在下風矣

明治十九年二月

學海居士　依田百川識

大正九年六月廿五日印刷
大正九年六月廿七日發行

編輯者　林縫之助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鈴木町十二番地
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
代表者　林縫之助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吉川弘文館營業部
電話京橋六九七
振替東京二四四

東京市京橋區鈴木町
吉川弘文館出版部
電話京橋二九九